

瀘溪縣志卷之十

藝文志上



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經賢傳弗可及已而魯龍繡虎鞞悅不可以施粗服亂頭廟堂不可以處昔人摠其七藝七畧四庫五部高文典冊詞不詭於聖人皇皇乎一代制作而稗言俗說間有存者非有幸有不幸會之適逢也志藝文

記類

瀘溪縣志

卷之十 藝文

瀘溪縣記

陳王廷

建昌故隸縣四南城附郭為獨壯知郡事王公每行部進父老薦紳陳說當務咸謂南城廣袤四百里西南路地繹民淳賦稅訟獄易辦惟東北曠遠中界金谿地險令格是非專官轄治將滋蔓罔測公聞言謀諸南城令范君范曰信亟圖在守公乃按圖牒覈利病手冊上陳兩院會疏以聞下戶部議覆奏可命降印除吏置令史各一人於是公偕范君躬詣相地勑官府立城郭別廛市區畫布列悉如成法越三載余自萬載膺薦命



視茲邑至則創建總總百具甫集因曰公憂深慮遠以一身任因利除害之責乃南城范君齊已分治公土公民力爲贊成此心何心也予之承乏來也尚俯而思哉夫弦縱不調必解而更張之庶幾彰善殫惡布令陳規與民更始一無假貸或者曰令以慈勝無寧夷易得民乎余曰不然里父之愛其子惡能終身煦育之其心無日不在子矣稍長必引以義方不幸而有疾藥必瞑眩里父不以其故失慈其心誠愛之也今民以積習煩有司苟猶然事因循以濡忍著愛其法削矣法削而民愈

慢豈公請創之初心乎哉故曰張則弛之弛則張之文武之道也雖然世道升降政與時宜後有至者緣法善治求盡所以父母斯民之道則公之百年一日矣公名之屏泗洲人由進士范君名涑休寧人亦進士董其役者則知事陸鰲也

舊儒學記畧

建昌屬邑有四首南城故分土獨爲延袤鄉之東北去城百里有奇民生多終身不外游凡官司禮樂法制俱罕入聞見歲在己卯郡守古穎王公之屏暨令新安范



君涑具狀上之臺司疏諸朝請分是鄉爲別治上可其  
議賜邑名瀘溪仍置博士二人職教事爰試邑俊秀足  
克弟子員者得若干人議建學以居之相土卜吉阻山  
帶河於是新令陳君以賢才調自萬載畢力經營邑城  
初竣學宮亦隨告完未幾陳君擢任邳州去之日慮將  
來者或不盡聞其詳也乃命予記之予惟郡邑之建既  
有以奠民居必有以興民行學校之制所以崇教化教  
化漸被而仁俗成此今上嘉惠元元之盛意也諸弟子  
員能由是以長養德性而仰企聖賢宣著才猷而福造

宗社則將來盛稱瀘爲名邑者必歸之建學而推原瀘  
溪建學所由善者亦必先之諸弟子員矣是豈惟茲土  
山川之光抑亦一時同事者之幸惟諸士其共勗之陳  
君名王廷浙江上虞人嘉靖辛酉進士博士二蘄水周  
廷士德化范仁尉婺源程時中於例均得書云

均量田賦記

陳王廷

今上御極之九年詔天下有司盡度民間田土均畝平  
賦如法巡撫都御史王公祇承德意謂民麗乎土普天  
皆王土也非土民無以生非王土無以均朝廷疆理宇



內籍地輸官計畝定賦約君得一民得什率載令甲是  
衡懸而天下不得私輕重也迨今二百餘年地之開塞  
靡一江右土沃民繁罔上行私之弊滋久滋甚故有坐  
享阡陌之利而一錢不必輸官者有歲苦公家之征而  
分地無立錐之所者又有田浮於賦賦浮於田而輕重  
大相逕庭者版籍日湮催科罔據苟非決策一洗故習  
則富益贏貧益詘山居或以陸沉水產或以槁死衡石  
低昂之柄在下不在上矣何以稱上惠養元元意乃宣  
諭立程令各有司按土籍田田墾匿報罰無赦按田籍

畝畝廣匿丈罰無赦以勢滅公富奪法者罰倍之予承  
約奉命惟謹然邑藏山藪非平疇曠野之比高下曲折  
彙狀不一使徒一一而尺寸之法慮難施於是卽田之  
廣衍者弓步如法至於徑圍苦窳不可抒展者易以繩  
竹使得緣田曲直爲伸縮焉而又藏弓尺以六俾就六  
起數無積除之難推躬親隴畝目無異視手不停籌始  
行之一方既行之四境老胥巨猾罔敢出入凡三閱月  
而報成視舊額加田貳萬四千餘畝夫均一田也非能  
改闢而益之也昔以此虧今以此盈曷故哉非饒者利



而窘者害乎非慧者得而愚者失乎法制既立量度適  
均由是有田則有租租從田起而民不坐困於空籍也  
有租則有賦賦視租供而所謂乾沒影射者無有也官  
緣畝而征既非責有於無雖汗吏孰得而漁獵之民緣  
畝而輸亦非隱多於寡卽豪右難以已私而上下其手  
噫此蕩蕩平平治也田不井而井之道存也天道也天  
無私萬物得其理聖人無私萬物得其平奉無私以與  
民更新而天下有不治哉書曰惟聖時憲天子之謂也  
惟臣欽若王公有焉余竭役甌土用嚴法守於下以自

率於惟民從父之義

城北陳公堤記

李伯廉

縣環以瀘水故名瀘溪水出自閩中百曲而左達於瀘  
初皆峽流天闕石中不得恣至瀘稍曠衍春夏之交雨  
久諸澗壑俱會上流乘高而下衝波迅激無土石當之  
輒解墮往未城任所之及縣相度者謂水所瀦處氣聚  
遂建治溪上城築循溪水爲隍方其枕水而隍也蓋以  
此爲湯池矣居無何水瀑漲怒濤直射城城不沒入者  
三尺於是陳侯厪憂召父老議堤之或曰版築甫罷民



未息肩姑待來年侯曰吾豈不念吾民也第不大勞者  
不永逸今一水而勢已若浸矣賴天之靈二三父老之  
慶城不卽隳萬一水再至城將不免一水之不治而隳  
前功再事興築以重困吾民乎吾惟去其所以害民者  
以全吾城吾計決矣於是上檄當道報曰可乃下令徵  
發計丈尺具畚插取木爲槌據上流之高而堤之予時  
讀書妙高峯見其事之方興會未數瞬而築工告成延  
袤二里隱隱如長虹從內觀之城之外若復有一城也  
而水之循堤而西者抱繞如帶馴於故流旣不失湯池

之利而又有金城之固由此而天壤俱久可也侯功偉  
哉於是溪之父老相率造李子而請記以無忘明府之  
賜余乃避席曰有是哉二三父老之待明府者淺也事  
之始也明府不避怨今其成也豈任恩哉瀘溪當草昧  
之初賴明府以一身冒百役而經營之諸所興建何一  
木一石非其幹力哉設姑留此水以待後之人爲之奚  
爲不可而侯竟不能置於其心此其心直以瀘卽其家  
瀘民卽其子爲父母者視其家一隙未彌子一事未理  
皇皇焉措注而安全之以盡吾父母之責奚暇計子之







右兩廡各如制塑城隍諸神像其中金碧而輝煌之巍  
然大觀矣時李子方輸課於境侯乃造李子而問記焉  
有客詣李子曰天道遠人道邇新造之邑百務莽莽政  
豈無急於此者而是急爲李子曰客不知政政孰有要  
於此哉夫人之所以不相懾者以其中有可窺者也人  
之所以不敢欺者以其中有不可測者也今坐理官於  
上三木在前五刑在後赫赫然捶楚其人乃其人之情  
僞至於寧死不輸者何也彼謂官亦人耳卽不輸彼亦  
安能洞我之衷曲也至於神則不然有不善孳孳向神

前剖肺腑願慈悲哀憐赦放無卽譴當痛省不復爲是  
改過遷善之機也夫在人者以法驅之而不率在神者  
以默運之而有餘豈非以人有可窺而神不可測乎是  
故必增其式廓高其閤闕覩其堂楹使人望之竦粟入  
而足縮縮不敢前淨囂而後進升而見其像穆如記註  
儼如窺廡而諸鬼神之精爽炯如莫不毛髮盡如氣息  
屏如曰某某應某某應神之不少忒也如是有不惕然  
於心以遷善而去惡者哉客何足以知之客肅然改容  
起曰山野之人茫若於君子之政由今乃知之有郡縣



卽有城隍令甲炳然具在也所謂明有王法幽有鬼神  
義在斯乎請以復於陳侯而鐫爲記是役也計工自萬  
歷辛巳十一月至壬午五月工成侯乃爲楷請當道給  
散官華其躬人曰此侯之所謂義報矣侯名王廷號葑  
石浙之鄉進士上虞人縣尉陳時中與有相度之勞新  
安人

秀水溝記畧

呂應元

瀘陽叠嶂帷列縈水帶環土產其間者類多腹飽經史  
價壓魁傑駸駸興隆之勢日蒸日熾不可謂非靈秀所

鍾也固宜巍科華廡連翩接武而猶不盡然者豈全歸  
之人事哉青鳥家以爲宜關引吳水放流乾方吳水秀  
水也乾方吉方也以地靈佐人傑二五運行所取應於  
是卜日興工屬黨正林一蘭督其事深五尺濶四尺爲  
度越數月成功水漾溝分前後遶邑署雖一時之勞實  
千萬載人文無疆之運所關也嗣是霄漢聯步冠裳輻  
輳俾最爾瀘陽漸以光大予不佞實藉有榮幸焉是爲  
記

培龍樓記

呂應元



瀘處崇山之中舊轄南城創自萬歷六年其間拜命泣  
茲土者已歷有人求其著蹟顯名脫枳棘而翔衢路者  
不二三說者謂後龍從東南花果園墩上逶迤而來息  
脉单弱所致余甫下車惟民瘼是詢何暇及此越明年  
因大門鼓樓一座高聳孤懸障隔前山翠秀猶人之胸  
次洞豁突爲物所橫塞甚弗憚也於是捐俸改移於思  
補閣之後式仍其舊料更以新築臺五尺左右各增一  
室維時趨事赴工懽舞載道不踰時而单者豐弱者隆  
回視曩時蒞茹蓁莽之區蛇虫盤踞白晝不敢逼近一

步者頓霄壤矣地以人關運從地轉余固知斯樓之建  
瀘陽旺氣蘊崇千百年人文蟬聯第宅碁布皆胚胎於  
斯矣匪僅爲泣茲土私也因題曰培龍樓培之云者積  
小人高大亦人定而地弗違焉耳經始於秋之季落成  
於冬之孟今秋九月甫一旬歲蒙上臺推轂交剡特薦  
調補南城是其地霸人傑應若桴鼓不爽哉瀘之人喜  
而後可知也然余於此亦尚有說焉大抵恃得而忽乘  
者名必毀懼蹶而祗若者業必昌千鈞之車不折於羊  
腸每覆於康衢慎與不慎也余自縮符以來兢兢焉茹



藁嚼水不敢偷旦夕安凡夫一切政務宜與者興之宜  
釐者釐之宜勸懲者勸懲之真誠懇懇要在曲體民情  
而協於至當曾無纖毫塗人耳目意以故當道廉而信  
之華袞洵如寵命聿膺所從來矣人地相遭適逢其會  
宦業之所以興固氣運之所以乘而亦非舍其儆畏沾  
沾於山川形勢間遂以定其顯滯也後之登斯樓者顧  
培之名繹培之義知所培又知所以培卽由割雞烹鮮  
批郤導窾而陟膺秉鈞無不可者誰謂賢良遷秩有若  
晨星泥於時事之所擠排也書以爲同事共勗焉



瀘溪四境地輿險要圖說

魏文潢

國家畫疆而理省郡之外復有縣界固欲肅清四境亦欲洞悉民情使各有專責也盱之爲郡隸縣有五瀘屬郡之東北隅邑於羣山中由縣到郡百四十里貴溪繞其東北光澤界其東南西接南新西北連金谿四面層巒疊嶂嶺高水駛陸不任車水不任舟者也縣治建於瀘水上岡嶺合若大環北則嵌溪而門隔岸平步臨流而立南則五鳳臺尖出門不數十武卽接山麓西寬僅里許魚山當下流之衝青鳥家所謂水口也東稍平行

逍遙峯踞於上游橫亘若長城大覺巖側立其間西北隅妙高峯聳峙東北隅筆架山補其闕大約東北橫而長西南縱而縮此瀘之山形然也瀘水一而源有二一出光澤鐵牛關下老鴉坑北流至黃石花山界而差大又西北流入瀘境數里至石陂一發源於大覺岩北流至株茶規頭而差大復西北流入石陂與老鴉水合此皆瀘境也自是西奔縣治經北門所謂嵌溪而門者此水也直下西南小溪之水入焉又折而西北流經妙高魚山之鑄會三江下高阜出三洪砦此瀘水之始末也



出西門三十里至石斛嶺又三十里至桐埠爲上鄉走郡之孔道出北門由神嶺妙高麓二十里至河洋舖踰溪南佛塔二嶺至嵩溪嵩溪左旋達丁字舖踰葛嶺至白玕白玕分屬瀘南兩縣爲下鄉走郡之孔道嵩溪右旋走礮石龍陰高田至貓兒嶺則金瀘之分界然皆周行也唯自東門三十里至大覺岩岩後有小徑可通光澤國初反側未靖張自盛嘯聚於此出入爲瀘害轉而東北隅爲斗拗嶺乃貴溪之小道捷出於瀘者又東至花山界去縣十五里連閩之光澤昔江機楊豹寇瀘出

浚徃徃由此二途自北門抵高阜下貴溪之堯橋至江湖山居民頗雜先代嘗設鎮焉夫王公設險以守國非獨國也瀘與貴溪光澤爲隣光貴之山較瀘尤爲深阻奸宄易滋稍有風鶴嘯山棲谷摧惑煽動瀘民苦之故曰欲肅清四境者此也上鄉之水石斛嶺而東俱入三江嶺西則匯諸小水至桐埠溪始去險就夷可通竹筏上鄉之水次在焉凡上鄉及關隅納漕者近則十里二十里遠則四十里又遠則八十里囊負陟巔肩高於頂米不數斗必越宿始至水道由察坑而下溪澗礮石怒



牙百張篙師稍失利米卽仆溪石亦爲水濕受累不少  
歷六七十里至盱之威風渡易舟里民每值秋糧時未  
有不攢眉淚眼仰首籲天者下鄉之水佛嶺而東由河  
洋會瀘水下貴溪佛嶺東馳上出雲峯左水由葫蘆關  
達嵩溪會佛嶺西水至龍陰則爲下鄉之水次亦載以  
竹筏由大港櫪木經金邑黃獅渡破江至鳴山而僦舟  
崖欹灘阻往返艱辛遲延其遠鄉負累之苦與上鄉等  
故曰欲洞悉民情者此也古稱山林藪澤民食其利瀘  
非水鄉而山林之利無幾爲述其巖壑險隘以備

當事者之採錄

建昌軍集賓亭記

李觀

康定二年夏六月大守慎公作新亭於軍門之南越孟  
秋工告成事郡人李觀請爲記曰惟茲軍築於閩唐額  
於吾宋同之列郡數十年矣然規模儉固未始斥大雖  
視事有廳罷休有堂而僚屬之所會賓客之所交以宴  
以游舉無其地公臨郡數月政旣已成事旣已省因謀  
別館以爲賓榮詢諸耆老則僉以郡署之前昔嘗有亭  
號三善者毀轍雖火基兆可指公乃相其地而築之且



收籍沒之財以足其用不賦一錢不役一丁而厥功以成飛飛其欄角角其楹達以重關周以階櫺姑山右顧積翠在掌盱水前來鑑裡萬象乃位賓主乃列樽俎有綏有紳以笑以語心澄欲仙意遠還古噫誠太平君子好事之一端也然民隱之不恤主恩之不宣而汲汲於厨傳則何以爲政室漏之不補庭草之不剪而區區於簿領則何以爲禮合是二者蓋鮮能焉今公之所治多務大體明而不苛斷而不酷得政之和公之所居罔不必葺作而不費飾而不奢得禮之至茲亭之興率是道

也慄慄其威如風之淒民之服之千里弗違煦煦其仁在物爲春民之戴之千載如新召伯聽訟弗伐其棠矧茲攸宇其誰敢忘君命不駕匪夙則夜敢圖茲石以告來者

孟侯新建衙署碑記

林芳

夫熙載本於奮庸有功由於明作故有大於天下之精神卽有大於天下之政蹟俗樸風淳惟急眉睫苟安旦夕於不可已者而已之徃徃然矣以予觀邑少尹孟侯鏐鏐劓鋒巖巖道氣今



上七年剖竹來理本邑軍儲才流經通有躊躇滿志之概  
瀘初無少尹故未有衙署自

國朝添設或寓竺乾之宮或寄鐘壇之社悠悠一枝忽忽  
一郵寄公顧喟然曰予不負丞而丞負予安有居是官而  
無其邸乎爰集議紳衿里黨僉曰以公之弘碩夙抱槐  
廳梧垣惟所任之而跼樓枳棘猶不寧於震風凌雨編  
氓何以爲心公義所屬民大和會考卜於堂左餘址申  
上俞允而將作興矣磬鼓不勝棟隆在望聿觀落成會  
侯署篆新昌期年袞繡謠興遵渚東歸隨續前功於是

廳事嚴翼厨傳庖湍皆具繚以週垣肅以屏牆煥然備  
式夫使非侯運其腕力匪懈夙夜則簿書飛輓亦足以  
爲鞅掌之羈縛何暇使荒者日闕陋者鼎新未有者皆  
創獲今式擴是增規模光啟使後之居是署者堦除靜  
肅槐竹森葑顧不念侯之締造乎上葦素廉其才嗣攝  
堂務剔蠹理逋批卻導窾晏如也其寅賓復下榻之館  
啟聖崇發祥之祠諸所學畫侯有專記溫文典冊光榮  
照乘行將銓擢不次馴躋三事而瀘實爲起家地也治  
民窺侯之政蹟於一班健羨侯之精神豈以予鄙蕪而



弗記之

郡守鄔公修學置田碑記

鄧 漢

瀘治新創建學東城外官司出入艱之迨邑侯汪公謨遷於西門內距署僅數十武卽今學也因陋積圯棟壁欹焉欲壓博士弟子員居遊其間惴惴若循巖牆至僦民舍而居棧樸之地頽爲藜莽郡伯鄔公旣蒞建武踰年百度具舉治化大行尤汲汲於興學造士立程供餼課藝分題雌黃甲乙若別蒼素瀘士固已彬彬嚮風矣辛卯秋下記邑令梁公曰瀘庠就荒非所以尊聖祀隆

教化然民窮而歛急役繁舉羸於詘奈重困何乃上請得發帑若干首捐俸二十兩不足則梁公以俸給掄材於山取甃於野諸鳩工募役之費毫不擾於民若明倫堂若啟聖祠若兩廡兩齋咸撤而新之若聖殿若櫺星門則加修其所未備繚以周垣飾以丹堊越數月而告成增卑隘以高閣振墮落而軒豁整如翼如砥昔加億矣鄔公未已也復捐俸三十兩置學田若干畝士有窮乏者於此少濟焉其爲瀘庠計至周且悉矣夫詩三百篇言學校二子衿刺鄭泮水頌僖或廢或修勸戒昭焉



後之爲政者往往疲於簿書期會而加意於儲賢育才者實不數數見况出資以新學宮又遺產以善其後乎公之嘉惠直與瀘同不朽矣漢循吏傳六人首稱文翁他不論惟具載其誘進文學蜀郡世祀之鄔公大造瀘瀘士將謀所以永思者屬予副墨勒之堅珉予故快瀘之人士得處宇下受裁成不敢以不文辭顧可識者在鄔公所以識之使不泯者其在瀘士乎瀘士自茲以往非濯磨於經明行修斬無負鄔公之化使文足以華國行足以範俗則人將曰此昔鄔公所造育也道德科名

後先輝映而作人之永譽因之矣苟徒列膠庠偉衣冠以自飾於儒生也是豈鄔公扶翼來賢之深心哉鄔公浙之奉化人諱鳴雷號齊雲登甲辰進士

重修儒學碑記

梁應掄

瀘溪學遷今址僅二十稔於時草創之初 啟聖祠彝堂兩廡兩齋厥材惟舊以故歲未深而蠹兩廊倒斷垣墉傾塌 聖殿戟門榱瓦丹堊剝落闔汶加以射圃曠缺衢路阻隘餘地見侵立教之意謂何且非所以壯聖觀也萬歷己亥冬予承乏茲土祇謁



先聖徘徊周覽慨然嘆曰膠庠如是是守土者之責也先是設南北壇以崇祀事闢教場立演武廳以練軍旅建儲倉於會城以便轉輸建行部以繕賓客凡邑當興作既已次第就理越兩朞郡守鄔公下重修之令予得臚列詳陳蒙可予亦不憚抵突寒暑昕夕省閱已壞者新之將圯者葺之有待者成之增士廡一廳復學前侵地週以欄楯通路於西北廣七尺五寸南廣六尺六寸直長三十一丈五尺擴路於南東廣一丈三尺中廣一丈七尺直長三十七丈三尺各豎界石永無漁奪諸所修

闢地若因而靈人若因而傑石君文器卽應運占南宮高第爾多士其務優游經輿蘊涵遠畧異日明大道擢大魁秉大權繩繩輩出以彰川嶽清淑俾觀風者無徒以宮牆侈色而於爾多士增勝予不佞寧不藉有光烈乎是役也昉於辛亥之夏竣於甲寅之春計費共二百有奇請發帑藏九十郡守鄔公巡道蔡公各助資二十教諭寧化楊君措訓導均州熊君大義俱新任舊有修衙銀四兩轉以侑工其餘將作所不給無事頭會箕歛予不佞捐畫佐之典史龍溪張君沛教諭安義黃君菽



與勤其事以觀厥成督工黨正傅良璧周汝盛例得並  
書

重建啓聖公祠記

魏 奇

從昔聖賢光於祀典者多有未聞上追而崇其先者王  
者大裕則陳祧王大禘則推始祖所自要亦王者自隆  
厥祀耳罔俛率土尊卑貴賤爲我禮其先而無疆界上  
下之分也世俗三教並稱罕不致崇於二氏梵宇匝方  
州所在金碧輝煌費貨貝動以百千計夫極佞佛者之  
心何所不至卒未有遡空王所出而祠之者祖老者後

瀘溪縣志

卷之十記

二十

世祀竈致物既已妖妄乃相傳生指李樹爲姓是并阿  
翁姓字不得知矣嗚呼以典禮若彼以世俗若此然後  
知聖以衍後聖以啓前子孫保而宗廟饗惟我

夫子亘萬古而窮天地也瀘自丙戌煽亂兵火類仍邑居  
遺舊柱礎者十不得一

文廟孤存堂室門廡學舍俱盡而

啓聖一祠藜藿在乎其址矣歲祀薤草盖苦以奠其於禮  
也不亦褻乎而忽之也顧此羸者瀘也卒卒難任以興  
作歲辛亥少尹孟侯攝縣篆偕紳士鼎建閭變隨起再



罹虐燬中間創病因循邑侯區博士魯相顧心悼叛王  
伏辜餘氛猶熾洎庚申烽烟淨警瀘喘始甦時區侯方  
解組攝篆者郡別駕陳未幾邑侯張受事諸君子集議  
首舉捕廳王鎮防蘓及邑中賢豪各捐俸歛資以助屬  
其事於博士魯俾董成焉是役也市木於山徵陶於甌  
出石於舊址既垣既墉且塗且葺始某月卒某月  
啟聖一祠復穹然墟莽間敢謂展而大之無需後來而始  
基之隆幽有以慰聖心明有以昌士氣魯君暨諸君子  
不可謂不若於萬民也癸亥

國家復設學員而時師寓櫛於茲然堂奧弗分也邑侯衛  
涖政維新給竹木飭工匠時師亦解橐金以佐公帑所  
不及繕以垣籬複壁重門視昔增密焉嗚呼興廢舉墜  
義在崇祀一代之典禮以隆以視二氏之寺觀宮殿務  
侈靡以駭愚俗者固不侔也予謂祠協衆力而事有專  
望時魯二先生躬負文章禮樂師於茲邑率先士子上  
佐絃歌行見士習日趨於醇士學日進於盛膠庠無佻  
達之子衿書升多孝秀之彥士教化行而風俗美皆於  
茲焉券之二先生振興我瀘者顧不偉歟而諸君子倡







支廟獨存豈非

聖靈所默護長民者正祀以予立之故遽責之士民也哉今幸獲寧居二門業有作矣問誰尸厥功曰匪他也卽繼前今而協翼力以祠啓聖者之邑侯張博士魯也作於庚申載於癸亥以志書續於是冬也謹記

重建學宮記

江西學政 董佩笈

謹按瀘溪水名也金沙大渡皆有瀘名說者以爲緣溪榆葉染水成溜深溜爲瀘建之屬城豈亦有然耶形家味溪辨色水流翰墨秀鍾文士必產偉人瀘旣墨溪兆

瀘溪縣志

卷之十記

二十三

宜有是且瀘溪之分南城而邑也肇自勝朝之中晚距今僅兩甲子而巍科顯第已十餘人可不謂盛焉夫秀民爲士養士必於泮璜瀘雖蕞爾而建學釋奠自肇造時已然中間一燬於戊寅之寇已卯重新之再燬於甲寅之氛遂因仍積歲矣今我

皇上崇儒重道月盛日新普天之下莫不承奉

風旨勤宣德意歲戊子王君來令是邦祇謁

聖宮見堂殿傾欹廡齋鞠爲茂草怵然不安乃捐俸倡之師生紳士鼓舞競勸迺時落成甚盛舉也夫邑之有學



事本經常而或曠廢不修則鼎新創建者厥功不誠懋  
耶瀘爲縣居南貴金光之間而當岷江福之會厥山有五  
鳳九龍筆架出雲之竒厥水有溫泉溫泉靈泉牛耳之  
勝水清土潤艸鬱林深昔人况以周原韓土且石筍一  
峯適當學宮之左其應當出大儒先是李旰江實產於  
三都之赤境名播宋代自置縣後人文固濟濟而是當  
瑰竒之目與旰江後先頡頏者似尚有待焉予行按建  
治喜瀘文之清麗有如山泉之蒙所謂翰墨秀文非耶  
倘更盈科而進自宜觀海望洋爾多士積學逢時接踵

王路吾於建學宮卜之雖然猶有進焉予忝衡文職宜勵  
士子所謂偉人者非第弄筆墨徼利達而已天下治則  
譚禮樂以陶吾民不然猶當仗大節此爾鄉先賢之訓  
也願多士三復之是爲記

重修學宮記

汪雲鵬

今

上聰明天縱聖學相承御極之二年親詣太學舉釋奠釋  
菜禮命儒臣恭講聖經宣

諭天人合一之旨



特勅修理

聖廟余時謁選例得報名習禮側身天仗竦聽橋門猗歎  
盛哉蓋以人心之正風俗之淳楨榦之培植節行之砥  
勵皆由於學然非聖人在上知所先後烏能遠軼漢唐  
而直接三代之休風也夫學校之興於三代尚已自漢  
承秦後古制初復諸儒各治一經以爲終身踐履故能  
收其實用由唐迄宋規模大備理道昌明然合歷代  
觀之諸儒治行已不及漢此無他漢去三代未遠而歷  
代則力爲復古者也夫萃天下聰明秀傑之士處於一

堂董以師儒最以等第重文章則攻帖括務研析則尚  
箋註筆於冊甚密施於用則踈求其如漢人深經術敦  
節義而收實用者概不多見此其故可思也善乎李觀  
先生之言曰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又曰天  
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設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  
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此誠三代教學  
之本意豈徒區區以文章第優劣者乎余宰瀘葺瀘學  
宮先生瀘人也故舉瀘先達之言以策瀘士余惟瀘之  
人士其涵濡沐浴於



聖朝之雅化者已久而觀感於先生之風服膺於先生之教者更親且切其於平日義利之途當必有辨之者子臣之理當必有勗之者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余今日修學之意也至於棖桷崢嶸丹漆煥發書曰某年某月某人重修夫子廟成則梓人題棟事耳故不復記

改折漕糧記

周立愛

國家勤卹民隱有利爲之興有害爲之除至於租稅貢賦民所效於上之常分也其於四方風物地勢之有

不便者則各隨其異宜而爲之制而不惜委曲遷就於其間所謂王者大無私之義固非執一無私而遂謂盡其義也瀘山自閩來綿亘複疊盤踞域中四出孔道半爲峻嶺崎嶇險隘任載爲艱加以小溪涯溜阻石森如劍戟舟楫不通漕運輸供民爲重困順治十八年詳

題寢格康熙四十九年 邑侯王公鉞備列申詳未蒙省

錄雍正八年

上諭京通倉儲足支給五年漕米應酌量變通江省集議



半征半折惟瀘溪官民納運艱難全征折色雍正十年再呈具詳檄飭查議未協以收漕屆期中止乾隆三年王公冢嗣文璿先生擢任諫垣在瀘時常日擊困狀及是敬承嚴訓特疏以聞

皇上軫求念切卽交王大臣密議覆  
敕本省核定是年禮闈

息科傳彤魁捷會有新進士敷陳地方事件

諭旨仍附摺具奏嗣妥議定價八錢交官辦兌具

題下部祇遵江省六錢之例耗費銀米俱照舊完納以罷

億之民累年呼籲一時獲蘇其歡忻翔舞爲何如司  
治者卽甚愛吾民可爲則爲之不可爲則聽之卽或  
爲於在官之日未有爲於去任之後不得於其身而  
猶於其繼嗣也是王公爲瀘邑之慈父文璿先生爲  
濟美之孝子而二公忠

君愛國之深衷卽於此在矣瀘人士尸祝俎豆於不替亦  
甘棠勿剪伐之私耳曾何加於二公哉所尚有隱念  
者赤子無知欲求難厭得請後連年米價騰貴折銀  
不敷官賠受累再經



題後每歲那借 藩庫銀先於會城辦買照價詳請徵收  
繳還庫項幸逢

聖世大法小廉公以普物明以燭隱固無所容其疵議誠  
恐因循積久市僧居竒吏緣爲奸郵政之在前人者  
難保其不僣於後日也或者太倉廣大不少糶米就  
中酌處永垂定例編入地丁併征解銀則淪肌浹髓  
之至治其施於瀘寧有旣哉夫以瀘境皆山彌望荒  
瘠竹木紙貨外別無營殖生斯土者朝夕作勞莫或  
休止家有數口卽仰給於鄰封所搬負人不過數斗

駢肩累足蹙級躋扳張口喘息流汗如霑一粒半菽  
莫非膏血所漬染幸撫字响濡之所及以磽确而異  
視之庶瀘民瘠處於山鄉而不知山鄉之苦也

移建公館城內記

石文器

瀘宇之肇啓也於時草昧初芟諸凡建制惟取粗備以  
完邑規蓋於叢山僻壤中聿開縣治勤民駭衆非常之  
原莫大焉非無遠慮縝思勢不得不爾也而學宮越在  
東城外倉塲縣諸溪北公館以駐司道之節卽溪北舊  
巡司地爲之每干旌至止吏卒夫役應候爲艱晨昏淋



雨河水瀑漲咫尺有望洋之嘆賴邑侯陳全宇移舍於縣門汪會峯遷學於南城內公館議徙未果也小邑費無從出且縣僻閩徼輪蹄闐如往臬使巡而報罷察盤使者間兩歲一臨駐不數日苟且支目前遁爲因循已耳載嶽潘侯以甲寅之冬來令茲土吹枯潤槁諸凡剔蠹釐弊以蘇吾瀘者營度靡不至越明年移建公館其經費議動支數年修館銀又估官山之值使民易之共得費若干條上當道報可遷諸城南材木瓦石蠹敗者易堪裁者仍其地爽塏其規宏敞倍舊昔所艱者費今

不費公帑一銖而費具昔所重者遷今不越數月而落成不寧是也邑居惟北隅聚廬族處餘皆一望稼圃侯區畫其地廉若價召鄉民有力者得比屋其中而近漸鱗次相錯矣先賢盱江先生爲吾瀘產侯捐俸百餘金創李公祠於學宮之左以尸祝瀘賢擘鹽議則當道嘖嘖課士業則膠庠喁喁郡伯藩臬上之繡斧且指薦剡敷奏彤廷徽績更僕未易指數也予猶及記甲寅歲吏垣懸印偕侯侯憑京邸斗酒相過片語開誠洞見底裏指掌經濟咳唾津津因喜吾瀘有真父母萬里移書相



慶而桑梓具以予爲不謬茲歸廬讀禮又獲執役以紀  
侯績不佞亦令耳爲令而益知令之難古稱河陽潘花  
以爲美譚今吾瀘不獨擷其芳而且食其實侯以橐駝  
之樹樹吾瀘甘棠世世以之矣

舊河東公館記

涂國鼎

吾郡隸邑有五惟南城附郭他皆距一二百里而遙邑  
令以公務戾郡亦各有公館而瀘溪蕞爾新創藏其餘  
幾况瘠疲之民不堪命乎宰是邑者且以爲遠廬之寄  
館於何有其建之也吾乃今而知梁侯之有大造於瀘

也侯自涖邑以來百廢具舉爰買地於河東而鳩工庀  
材乃斲乃陶乃墜乃蘄乃潰於成彼邑人士熙熙然樂  
之介予爲文以記余惟古者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  
侯館夫其賓至猶然若猶是臨長百姓而役相隸而吏  
相承而百里是越無恒安處我馬瘖矣我僕痛矣誰其  
堪之其於體也不惟褻乎且夫長人者有車服以庸有  
祿食以養有吏胥以指使則體之崇焉均也然皆奉一  
人而私焉者也茲室之寄寓豈其一人是私上御而下  
爲隨前作而後爲仍轉相授守而傳於無窮一邑之公



利百世之公利耶微侯之力不及此雖然侯有大力者  
藉令甫爲政而遽及此民其有以圉侯矣彼林林者曾  
無寧字母亦謂侯實生我乃浚我以生乎政以和民民  
之攸墜孔君魚之清潔焉而不以膏脂自潤蒲堯仁之  
澹泊焉而不以口腹累人其興學崇儒則連庶之勸俗  
也其發倉賑饑則劉敬和之救歲也其罷里長則張揆  
之息民平賦後則劉葵之惠民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而百廢具舉以及公館則易所謂上以厚下安宅  
者與余猶憶長安邸中謁侯始授銓時心竊異之曰侯

也才及觀其意念深矣惓惓于民情土俗之諮詢然後  
知天所以哀此瘠邑而賜之侯洵大有造於瀘者哉余  
故於公館志其概云是後也經始於庚戌冬月落成於  
辛亥五月侯諱應掄字詛韋廣東順德人鄉進士耆德  
林光裕嘗爲植廵工法得脩書

郡城公館記

周立愛

事莫難於興之者尤莫難於復之者興之復之矣則又  
難於變通而擴大之者經制之初百務未舉建一議則  
人疑舉一事則人怨沿門曉譬釀金斂資鳩工庀材幸



而得以落成此興之之難也歷久弊生或爲奸僞欺隱  
或爲豪勢漁奪毅然以身持其際任勞任怨甚而凌侮  
屈辱必底於成而後已此復之之難也時會有盛晚地  
勢有便隔利算有多寡審機度務興舉廢墜增益規模  
使先煥然改觀此變通擴大之難也瀘建公館於郡者  
有二一在河東一在城內王家嶺下置邑未幾費偕出  
於里排當其事者厥惟艱哉嗣王家嶺下以兵弁之據  
奪瀘猾之分假輾轉互易始清時出悍婦提襟持鬚詰  
訟有年曾汪侯以才賢聲

題請來瀘相與力圖恢復且捐值以助漸乃得贖勒署瀘  
溪縣公館河東亦霸於市民控府後值燬清易他假每  
歲科共收租銀十六兩二畧累廢經畫始歸本主向非  
諸紳士之力任不退委豈復爲瀘有哉故曰事莫難於  
興之尤莫難於復之也邇年來河東以鄰錦懸購緣公  
物未敢有染指者後乃議以門樓嶺市肆屋地來易司  
鐸歐陽力爲經營諸首事安其事原有旨指行署廢基  
營卒奸民侵訟邑侯王斷入關帝廟爲公地時趙侯着  
令暫那售五十金於王家嶺下繕葺舊屋外再鼎建數



十楹現門樓嶺歲收租銀三十四兩四錢額爲歲科童  
生道試卷資優等花紅科舉薦送之費公館正廳爲官  
署餘以處邑中公事至者以及牆垣簷滴空地俱爲清  
理序列整齊條式詳備此變通擴大之難實於興之復  
之大有光也雖然興之復之矣變通擴大之矣則不無  
望於繼之者何則工之所立衰敝乘之利之所在貪涎  
易起以尋尺斷斲之材歷風霆雨雪居人所搪觸虫鼠  
所蝨嚙不數十年而淪於朽腐矣游閑無賴或逐欲蠅  
頭逞其詐力武斷弋取又市賣數易人豈皆真誠無狡

黠瀘地遠者百數十里近者亦百里不等人不能以時  
至此屋非有智數強力幹辦者以主之終難歷久而不  
壞也故曰有待於繼之者夫以一瀘之小自郡而省而  
都皆有憇息之旅舍不可謂非盛舉也吾願人各有奮  
心一守成規毋以甕天之見徇已私違公議使當事者  
憤而不肯承任則何所不逮於通都大邑而應運而興  
安知瀘之達官顯貴不效靈於山高水駛也復館者爲  
盧宗臣林嘉榜曾鳳儀魏光選邱鐫林棟鄧敦復林一  
清盧必雄增大者爲林錫袁林枕盧必雄林可權例得



書汪侯諱雲鵬字扶九蜀之成都人

京城瀘溪會館記

周立愛

山谷細民終身不作長安之夢以是知都城之中非計  
管通籍其旅寓而舍止於是也蓋無有幾矣顧自瀘達  
燕計程塗不下四千餘里輾轉舟車羈縻鞅掌眠食無  
似甚而灰塵漬髮飢膚鱗粟甫入郭門而卽有室廬休  
息之所亦遠行之情之所甚適也瀘舊隸南城京城會  
館亦屬焉南本建郡首邑寓都者甚夥加以瀘人常爲  
偏處相踰視歲丙辰春榜竣事後傅丹峯以丁巳恩科

留京時予亦貢京報罷入雍擬就北關試丹峯同瀘邑  
二三在京者倡建會館市僧來議屋數家不合予隨試  
畢南旋行次揚州疾作抵家始知塘報倖雋丹峯於是  
冬買打磨廠牆縫衚衕一所貸繳價銀貳百肆十兩  
閱歲曉揭以魁擢天下爭傳誦其文而鄧我軒復相爲  
犄角是時試南宮者惟二人俱捷聞瀘名甚振環境爲  
之狂喜追歸各慇懃樂捐畢償前貸迄今堂楹軒敞榜  
字高揭皆丹峯奮襟振袂一肩獨任之力也夫事不可  
以俾出功不可以徒成瀘之人思前之紛雜於南城者



若何今之自闢門戶者若何入此室而居者無視若長途之逆旅成敗不以關心在館致其護惜將去爲糞除交代居守有微疵現在者設法修葺無謝去俟他人庶幾得以長有斯宇而不負丹峯創始之至意也或者曰此身痺者瀘也自有急務奚事此迂遠而不可必至者爲夫瀘人之急孰有急於此者乎風會漸以大氣勢漸以壯童試千有餘人而陟丹陛登仕版未數數見焉瀘人之急孰有急於此者乎可至者始亦不必於至惟其必於至是以至之不至而安於不至則亦終於不至也

幸生

聖代躋四海於恬嬉道洽風同士人衣冠習儒業詩書所澤禮樂所漸有所蘊蓄於已而思以奮見大其馭爲鋪張盛治造物豈故有所靳而隘其途

在上者豈故有所別擇而不以華袞膺仕相許可耶道廣而形羈則泥氣歉而跡狎則媮精神才智之所用卽事業功名之所出此運會轉移盛衰之機瀘之人甚毋以封域而自小焉可也抑予有說焉丹峯厲一時之鋒氣開瀘人累積之否運而禍難之作竟以此得罪名則又



丹峯之所撫膺扼腕後有興者感慨係之矣

盱江書院記

鄧敦復

盱江者盱水逸於郡城故號曰盱江也其稱盱江書院者有宋李泰伯先生以授徒講學也先生生於真仁朝病試士專事聲律浮華日肆力於四子六經中爲內聖外王之學揣合當世民生政事利弊真可坐言起行其爲文簡老勁達遠追漢唐作者慶歷元年應茂才異等科罷歸後倡道東南四方尊師之於郡北城鳳凰山麓建書院以處來學者鄧溫伯曾子固皆其門弟子嗣建

昌始詔立學郡守卽其地名曰盱江書院學徒常數百人天下皆曰泰伯先生以其王盱江書院故又曰盱江先生文集曰盱江集皇祐嘉祐間膺余范之薦以太學說書給假歸卒於家葬鳳凰山之左及鄧溫伯於熙寧時爲尚書右丞奏上其文集命建祠墓前祀之邑令同學官春秋拜掃歲以爲常寶祐二年郡守楊瑱建興文堂開慶元年郡守曾埜改曰思賢右增數楹爲盱江書院元代興廢不可知前明成化二年郡守謝士元以盜墓浮白之夢會吏部主事左贊請命下復建祠曰景賢



前啟大門仍匾曰盱江書院學士陳鑑修撰羅倫皆有  
記九年儒學姚垌復撰祭田記其於盱江書院無異詞  
南宋朝天下大書院四曰嵩陽嶽麓睢陽白麓四書院  
外別有鶴山象山盱江其著稱於郡縣者也彼此騰播  
非有飾美表異惟在乎其人鶴山以魏了翁先生象山  
以陸九淵先生盱江以李泰伯先生而泰伯先生之以  
盱江名也亦猶了翁先生之鶴山九淵先生之象山云  
爾別考郡志沿歷移置不一然尚有盱江書院之名迨  
萬歷分縣後名已再易或曰先生初爲南城人故推先  
瀘溪縣志

卷之十記

三十七

生以重盱江今先生籍貫誕生俱在於瀘祠墓祭產歸  
之瀘裔遂異其名以別於先生也或曰地以人重人不  
以地重郡志中紀先生事實畧備錄先生詩文甚夥麻  
姑景雲諸勝跡不無藉於先生之品題有先生故有盱  
江書院先生之名不沒盱江書院亦終不沒也

李泰伯先生龍馬書院記

舊例有科  
舉五名

李卽龍

豫章之勝如信州之鷺湖山人以先儒之題咏傳矣而  
山下之鷺湖書院則尤傳此豈以其地而傳歟抑以先  
儒之講學於此傳也名因地命地因人勝固如是夫乃



先儒固有先之者吾瀘李泰伯先生生而以周孔爲已任常憤斯文衰敝而思振興之其生平校書之廬不知幾閱而龍馬山爲最著蓋先生歸自京師之明年彙其文稿緘寄祖無擇遂集生徒而講易於此也迨其後梅臞先生堅却元聘亦退居於此然則斯堂也非先生之世守歟乃仍以龍馬命名者何夫亦猶鷺湖書院之從其地也歟然而尤有進嘗聞先生之訓門人也曰讀易者皆知經緯表裏之義矣試思龍馬未負圖以前畫於何始龍馬旣負圖以後畫於何終先生以此命名也蓋

有意殆不僅從其地而命之也向讀先生袁州學記竊想見其爲人輒有僅窺一斑天限南北之嘆已丑曆

命承乏茲土幸厠列楹堦瞻拜先生之祠矣嗣有事於疆域圖籍暫寄署龍溪之大成祠公餘之下與彼都文學士何子清鄒子衍泗龔子國璽李子之郁鄒子之震之晉課藝拈詩討論古籍因獲先生之全集讀之且得聞先生講堂故址所在遂相與陟崇巔探石穴尋舊跡以慰余夙昔之仰止焉嗚呼卽龍固先生家屬也習易而未窺其扇使生同時居同地登斯堂而親炙提訓烏知



不附曾子鄧子諸先儒之末哉雖然龍不幸而不生於先生振鐸之時猶幸親先生桑梓之地向時天限南北僅窺一斑不庶亦少解歟其山橫聳於鳳林村後去大成祠約四里許自出雲峯迢遞而來巔嶺崔巍恰與相際右畔嶙峋多竒石類獅象類禽鳥舊龍馬巖空曠可容數人坐立今後嗣尸祝之祠則講堂之隙地也誦習其間者代啟且盛夫非教澤之不泯歟斯堂也亦與鵞湖書院並傳不朽云

龍馬山房記

邱儒系

鳳林之北有山崒峯而石巉巖或曰是昔神龍之毓靈而奮掉也而輔之以泉芳遶徑烏韻傳枝閉情幽賞致足娛也有宋梅臞先生諱澗者登進士第家鳳林顧而樂之結廬讀易其處題之曰龍馬山房是豈襲里老之傳聞而誇其靈異歟先生以爲周易一經在昔數聖人所以挾龍馬之秘者也因其名而名之意在斯乎先生當宋事欲顛其幽憂憤惋結轆於胸臆間而不知所處檢周易而讀之念不得爲蹇蹇之王臣而蠱上非其志過涉不可爲廼不可爲而或可爲者庶幾肥遯之上乎



先生以是葛巾布袍手周易一編於山之北窻其間且而旭夕而月風於春雪於冬先生生而寢食性命之卽先生沒而靈爽不猶是憑乎今幾何時而先哲讀易之地一變而爲浮圖金碧晨鐘暮鼓之場夫豈滄桑難問誠悲人心不振其狂惑脅亂一至於此繹名思義所爲扶秘龍馬者安在哉先生能無恫乎後之君子有能砥狂瀾而返之而復棲先生之精爽於是堂也不猶是龍馬效靈乎

新建李泰伯祠堂記

陳鑑

天下之美恒興於賢明而廢於愚暗使賢明迭繼雖百世可也設不幸而值愚暗焉雖有鉅美且廢於成况望其能興夫旣廢也哉又望其能崛然興起也哉奈何賢明者之不常有宜乎天下之美之難成也盱江宋儒泰伯李先生存心高古履行剛方竭力養親不求榮達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從而師之者恒數千百人范文正公稱其講論大經辯博明達釋然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今草澤中未見其比并上其所業禮論明堂定制圖序平土書易論凡二十四篇皇祐初



與余襄公交章薦爲試大學助教後補將仕郎海門簿  
召爲大學說書而卒熙寧中其門人尚書左丞鄧潤甫  
奏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集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爲  
郊社齋郎其墓在鳳凰山麓惟時守令同學官春秋拜  
掃歲以爲常不知自何時廢而不講延至於今墳墓雖  
存率爲草莽之區樵牧之所蹂躪狐狸之所棲息過者  
千百誰復致慮幸而邑人吏部驗封主事左君時翊過  
而見之慨然興感乃疏其所以且曰臣伏觀詔旨名臣  
賢士墳墓毀發卽爲修治仍復近民一人以守恩至渥

也若李觀者信非常儒尤可矜式若得一如詔旨封其  
塋域禁其樵牧立祠歲祀於風化不爲無補疏入翼日  
下詔免之禮部定制歲一春祭祀以少牢有司行禮如  
式并復守者時建昌守長樂謝侯仲仁謂事于風化首  
捐俸資以倡繕修塋域乃建祠堂凡三楹縱廣如千尺  
甫踰時落成高亢靚深堅緻完好中妥神主外繚周垣  
蔭以嘉木別爲子室以居守者時成化戊子之秋九月  
也工旣訖時翊過予請言識諸石爲永圖於戲二三百  
年已廢之典不有賢明孰知其爲美而興舉之且先生



於世官列甚卑未久而逝徒以空言託諸文字而已既無氣焰以凌爍人又無功德以覆冒人若未足以爲美也而賢名之垂迄今未已雖有氣焰有功德者亦不若是烈也學問之有益於人如此信乎君子不可以不學也時翊是舉非特所以崇先賢亦所以儀後進俾鄉之人景慕興起皆知績學力行如先生雖在草澤名猶不泯况通顯乎其於世教誠非小補若夫一塋之封一祠之作雖不能加重於先生而後學景仰之心不如是不足以及遂此時翊所以爲賢且明也仲仁亦克樂其美而

速成之謂非賢且明不可故并書之爲來者勸慎勿甘爲愚暗而隳其成也詩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今之君子信能成其美矣又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後之君子尚繼美於無窮哉時翊又嘗編輯先生詩文三十七卷附錄三卷行世可謂盡心焉爾已

建李泰伯祠碑記

涂國鼎

有宋太學說書泰伯先生經學闕衍詣履端亮其於雕蟲小技耻而不爲直原本六經明習世務蘄以康世濟民爲有用所著周禮論明堂圖平土書富國安民強兵



三策皆指掌太平之規蒿目當世之慮靖康亂釁若預料於胸臆間獨怪當景佑慶歷時仁宗方銳志聖道重以范文正公余襄公之交薦乃僅受一身官齋志以沒而不獲竟厥用惜哉雖然用不用者天也傳不傳者人也天之所爲用不用關一代之治統人之所爲傳不傳關千古之道統寶佑開慶間郡守楊曾二公立興文景賢堂祀先生於郡至明有盜發墓郡守謝公夢先生對浮白異其靈爲營壙會南城銓部左公疏請祀以少牢春暮行禮歲如初時成化二年距先生沒時已四百餘

載而精神之所感通固若是耶嗟夫地靈人傑先生生於赤境橋則今之瀘溪也顧祀典缺然而俎豆不光羹牆孰見有司表章前哲風勵後學之謂何萬歷甲寅西蜀潘侯以孝廉來宰瀘溪爲之捐俸卜地鳩工庀材剏祠祀焉匾其堂曰景行堂堂之後爲饗堂祀李公王內外東西號舍共三十間爲諸生肄業所森如翼如廟貌新而馨香薦先生與侯之心神一脉通之矣祠成告虔日侯夜夢白叟褒衣博帶稱白馬之謝覺而心疑之預以其事語庠中師生旣瓜期近遣家人歸蜀舟次白馬



陽侯作孽桅拔蓬飛出沒風濤者三十里昏霾中恍見  
白叟呵護維楫不施自抵於岸甫登而檣片片解矣語  
詳侯鶴城記中今距先生夢浮白時又百有餘歲而精  
神之所感通猶如是耶余嘗讀先生語訓曰他人之道  
借曰善焉可有可無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不聞之是  
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  
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吾於斯道夜諷晝讀髮班不知  
其疲終沒吾世而已矣夫具耳目心精之人閱天地爲  
始終人在則夫子之道在夫子之道在先生之學在也

侯以道治瀘以先生之教倡於瀘亦旣家絃戶誦矣寓  
內且聞風興起鼓吹休明則先生之學之傳殆千百世  
而未有艾侯繼往開來之功與先生俱無窮矣瀘庠廣  
文張君元揚文學曾于陞遠造余請記予故有意乎真  
儒良吏相繼以成一代文明之化也因援筆而樂爲之  
記潘侯諱元勳號載嶽蜀之重慶府大足縣人捐俸百  
餘士民及公裔昭規輸助俱勒之碑祠成申請祠役工  
食經營規畫侯不遺餘力期垂永久典史連國楨闕之  
建安人庠生林樹英曾于陞值登覽鄧元開等始終董



其事督工者民林一蘭傳茂亨例得竝書昔萬歷四十七年歲次己未孟秋吉日

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

羅倫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衆人也死而不忘與天地竝久日月竝明其惟聖賢乎泰伯先生其亦聖賢之徒乎先生姓李氏諱觀字泰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鳳凰岡先生創書院其下學者千餘人南豐曾子固其高弟也范文正公仲淹余襄公靖交薦之召爲太學說書卒年五十一塋鳳凰岡之

麓寶祐二年郡守楊瑱立興文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野更其堂曰思賢右立盱江書院仍舊名也書院廢而先生之墓墟矣成化三年春長樂謝公士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太白飲覺而異之翼日有白於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塋焉啟壙視之二大白宛然夢中見者夢方解於是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公贊以請命下立祠塋匾名曰景賢祀以少牢春暮行禮歲如初又募闢石工大營塚壙壙高五尺廣視高損一深視廣倍之中甃加堊外固以石前廣若堂



繚以周垣湖西羅倫辦香謁之太守述其夢曰先生之  
沒距今四百十三年矣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者蘇子曰  
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  
其此之謂乎回視煙草中塚纍纍然太守嘆曰是庸非  
人乎哉倫曰何獨此也桓山之石驪山之銅庸非人乎  
哉其圖身後者非不至也曾幾何時狐兔穴其傍樵兒  
牧豎躑躅其中草中纍纍者曾不若也方其生也柄一  
國之雄擅四海之富何求而不遂哉身死而遂不保焉  
何也先生以葭屋寒夫初無一命之榮尺土之富而身

後之榮終乎天地焉君子其知所擇矣太守曰夫子之  
言雍門周不如也請告邦人庶有聞先生之風而興者

李泰伯鳳凰岡墓祠祭田記

姚 垌

盱江書院宋李泰伯先生講學之所也先生爲一時儒  
宗四方從游者十有餘人得其心傳名行考見者僅四  
十人南豐曾子固其首選也海內稱爲盱江先生先生  
隱居著述淹貫百家觀其易論禮論富國強兵安民三  
策誠有經世大畧非經生學士空言比也范公仲淹余  
公靖交章薦之起爲將仕郎太學助教嘉祐二年復爲



太學說書未幾齋志卒於家墓在郡城鳳凰山麓宋代  
建祠祀之舊矣歷歲滋久鞠爲榛莽迄今四百餘年子  
孫散處莫能復其制吏部尚書司勳員外郎左公贊同  
鄉人也私淑先生之教纂集遺文行於世又建言於上  
獲列祠祀適郡伯謝公約庵注意風教慨以興復爲已  
任爲之封墓立祠作堂三楹匾曰景賢以棲神主前啓  
大門仍舊名匾曰盱江書院歲以清明前一日祀以少  
牢祭器有額三奠如儀編守墓門子銀壹兩伍錢茲以  
國朝之令典矣今先生子孫居南城者出田若干畝以

供祀請於謝公公以爲是舉乃孝子慈孫之爲情周而  
禮至也命垆書於石垆以古者卿大夫士家必有廟墓  
必有祠祭必有田有田則拜掃薦獻之供備無田則守  
祠修葺之用缺有田則因時助祭之禮厚無田則合族  
修睦之情疎此祭田之所繫爲墓重也先生行誼屢歷  
祠墓興建之辭則固有范余之薦狀左謝諸公之疏章  
門人陳次公之墓誌與夫國子祭酒陳先生翰林修撰  
羅先生之碑在茲不贅其助田之人名處所斛石與業  
土之畝落糧數悉載於石俾後有所徵云



成化九年癸巳二月望日之建昌謝士元立

招規裔嗣助田開後

塘坑旱田一段

計米四十五石坐六十六都

張家源

早田四石五斗坐六十五都

掃箒源

晚田五石坐六十五都

祠堂門首右邊地一片

買饒仕權來路

祠堂門首左邊地一片

買官洪一來路

康熙乙亥年規祠呂溪祥明助田一十一石鄉

坐五都土名白

石規祠基甸助田三石鄉

坐五都箬葉嶺下

規祠存質助田八

石鄉

坐五都龔坊

棟梁助田

石

規祠炳霞助田三石鄉

坐七都翁源烏龜墩

瀘溪縣志

卷之十記

四十八

康熙五十七年招規重建新祠

陳設 遺像二軸 香案一座 酒海一 銅爵五鼎

籩四 豆四 簋盞四 篚箱六 牲匣二 毛血

盆二 漆絲盆四 藏祭器櫃一 常年頒子孫胙

十觔 籩豆儀三百文

李泰伯山甫梅臞三先生紀實 鄧汝賢

有宋時吾郡數族姓之盛南豐曾氏南城李氏李系本

唐代由南唐出鎮金谿上幕子孫蕃衍遂蔓延於撫建

建昌舊屬臨川郡稽之中册名宦高賢里居多有互出



者泰伯先生隸南城瀘故南城之東北徼也赤境橋今瀘之三都卽南城六十三都先生世居焉集中李子高墓表云南城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母鄭太君墓誌謂孤時屏居山中去城百里聶夫人墓誌亦云六七歲時在山中省郡志載宋時逍遙峯鳴聞數里而李觀生饒子尚訪先生於逍遙峯不遇曾有詩是瀘爲先生之梓里紀載甚悉後講學郡中建盱江書院於北郭外四方尊師之因以盱江稱二兄早歿一子名參魯竟以不嗣取旁支之在瀘者以繼郡城遂無先生之族今

典籍守於瀘後譜系較若列眉他族無容置其喙然會子固明日南豐猶有以爲臨川者先生籍貫鄰壤故多濫觴焉集有送姪山甫詩族於都之長山王半山曾題咏又題龍溪新居山甫屬和家譜詳載登第出身熙河書札事蹟官勲甚著遺藝文一卷慧光瑞相寺二詩列焉其重建澤心院記云去吾廬近者仁濟梵天瑞相常所從學此數寺皆瀘刹與長山近晚年退休於龍溪號龍溪釣叟通志則云廣昌縣東北八十里有龍溪李山甫自南城來居稱龍溪釣翁似有两龍溪而要以舊典



事實考之瀘溪之山甫固一一有可指數而覆按也其  
疎族鳳林以甲第著聞先是村北石巖出一龍馬野老  
傳聞頗誕時有李澍號梅臞登咸淳甲戌進士數年宋  
祚移元訪求江南人才澍與謝枋得屢徵不起於巖左  
結廬講易授徒號曰龍馬山房後人以爲龍馬之祥應  
在此因族通赤境橋援爲泰伯先生之舊蹟例有科舉  
五名邑侯李卽龍爲作記梅臞之名反隱邑誌按省郡  
志列於人物紀龍馬山房之由而進士目中竟逸其姓  
字瀘雖僻隄他若官溪之黃氏陳坊之陳氏俱於宋爲  
望姓而置縣後卽有石玉完先生之振策先驅文章宦  
績表表人耳目間世運隆替人情變幻地以人著則思  
引其人人以地著則思竄其地又或錄述者自相牴牾  
人與地兩無所據予謂泰伯先生之風與瀘邑長存京  
城會館當俎豆之如金谿之陸象山南城之羅近溪山  
甫龍溪母容僞托而梅臞之大節尤不可使韜晦闇沒  
於兩大間也特爲揭而書之

關帝廟祀典記

林一清

先師而下祀典獨隆關廟或曰其精氣不沒於天壤嘗



著其靈以護國佑民此功之當祀也而不盡然也或曰其忠烈之在蜀漢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此義之當祀也而不盡然也昔朱子論諸葛武侯引天民未粹之評以爲甚當蘇長公謂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羅豫章謂三國之人才惟孔明可與權蓋以其高卧南陽自比管樂者鞠躬盡瘁扶炎劉欲絕之統爲能知其正閏也方帝君之與昭烈起青州也乘輿播遷群雄竝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昭烈以一草莽販屨之夫其名甚微其績未著無識者處此雖少相友善未有不舍之而

他圖也乃悉其魄力隨以周旋艱險莫避寧非誓扶漢室橫塞於胸中而好兇攘竊輩久已土苴棄之乎觀其羞與黃忠同列罵孫權求婚之使其豪情壯氣豈肯居人下者獨於稠人廣坐侍昭烈終日語致堂謂人情親則慢嚴則疎帝君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宜乎卓然有立則可見其意有所屬而致志之獨遠也且其所裁度猶有進焉者昭烈與董承之謀殺車胄據徐州及曹操進兵帝君敗下邳甘糜二夫人爲操所虜此時惟有一死以謝耳然不世扶漢之志不遂受人室家之



托不能庇之以予敵而復輕於一擲別無以善其後死  
且有餘憾矣及張遼說降許以降漢不降曹是時曹雖  
無漢獻帝尚在帝君與昭烈方自獻帝而來從獻帝猶  
從昭烈也假使獻帝而可爲尚欲依操以成功名此義  
之可居者而肅二嫂之體統躡故主之行踪三約皦如  
青天白日其於權之道不深諦合歟見有獨真事不少  
假曹操之禮之者非不優餌之者非不至一旦封其所  
賜奔昭烈於袁紹軍去來明白毫無掛礙世徒傳秉燭  
達旦之智豈知其辨別審處有大於此者乎蘇長公論

韓文公廟祀歸於浩然之氣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  
幽則爲鬼神帝君之氣克塞天地故與無終極長存而  
代著其奇後之人由今以遡昔卽顯以闡幽而功名居  
其後節義莫與先祀典之所以獨隆也雖然帝君之精  
神在日星河嶽理則在日用飲食日星河嶽不可扳躋  
日用飲食實可依倣舍其日用飲食之常而驚其日星  
河嶽之異冀以牲牢樽俎邀神靈之一降鑒也吾知帝  
君其吐之矣



江右爲理學節義之鄉其在趙宋如楊萬里謝枋得諸人難一二數而文文山閱歷萬變忠肝鉄石卒以血若燕市有宋三百餘年之社稷至今猶凜凜有不可磨滅之氣瀘分自南城志於南城者混列無可考獨真仁時李泰伯先生之理學文章以裔嗣在瀘文集紀載可按迨南渡饒廷直先生死於唐鄧勁節孤忠亦以其血表之里居而著前明分縣後則有李大開先生京口英魂長恨千載本朝雍正二年

論直省建祠以祀殉義死事者卹典特隆人心歡趨維時李

大開先生之裔李有望領官帑助建而以饒李二先生入祀焉士君子居位食祿當事勢窮蹙力不可支之時苟貪戀官爵輾轉以相營則三綱無所繫天地綦塞祗一麋鹿苑囿之場此昔之聖賢所以特峻其防而忠臣義士畢命遂志貞金石貫日月留人心於不死奠古今之柱維也間嘗履吉州之境偕文丞相而祀者爲三忠祠過鄱陽湖謁康山忠臣廟其抗情絕軌孤懸宇宙世運旣往姓字猶香典型如在景仰曷極江右之山川不炳耀常新乎泰伯先生袁州學記曰天下治則譚禮樂



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是祠之建祀往者勸來者乃以揚其旌旆樹鵠立標示人知所敦尚也祠之後爲秦伯先生祠右爲節孝祠誠以理學所講明首重彝倫彝倫莫大於忠孝節烈瀘之人過此祠當思

朝家勝舉之意相與爲振起幽獨之內或有難自問者不惟羞伏駭汗無以對秦伯先生抑亦巾幗之所不齒也  
勅建節孝祠記  
賀同珠

節孝忠義維世之經其成之自人其植之自天其揚休

廬溪縣志

卷之十記

五十四

光垂後世又值

聖明之主勵風教沛

思綸相須而適相遇此誠非偶然未可以人力智計爲也嘗讀歐陽公一行傳慨然於自古忠臣義士未嘗無人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傳者以世際五季名字殘缺不可復得又昌黎韓子書張中丞傳後搜羅槩括補李翱前傳所未備至今睢陽大節赫赫照人耳目同時許遠雷萬春事首尾亦因而顯著夫名臣忠義之有待而發也尚如此則夫窮鄉委巷堅松筠之節抱幽閨之芳不得



其遇與草卉同腐者可勝慨哉今於建昌瀘溪縣節孝  
鄧母饒氏而深慶云氏爲瀘邑庠饒君大行次女結鄧  
君守謙之襦甫三朞而藁砧不祿時僅十八齡耳痛殞  
其綱卽欲相從地下以有遺腹故勉從慰解稱未亡人  
虔事姑嫜以孝聞越五月而孤誕卽明經君敦復也氏  
明大義孤生而課讀維勤以大有聲於庠序爲邑翹楚  
當

聖祖皇帝五十四年表揚母節督撫題請建坊楔綽巍負  
御書輝煌固已發潛德之光矣今

瀘溪縣志

卷之十記

五十五

皇上嗣位二年覃敷文教

論直省節孝准於所在地方建祠展祀明經君喜曰此從古  
未有之

恩也非此弗罄予報德罔極之志於是擇學宮左傍官地之  
壇爽者庀材鳩工大擴其制負南面北廣六尋有二袤  
八尋有竒楹七十有四中爲神堂翼以兩廳有夾室有  
門廊外垣周三十二尋爲厨爲居守計費領官給庫銀  
外約用四百餘金巍乎觀哉鄧君之烈偉哉憶予六年  
冬捧檄出都門過燕趙齊魯吳越諸郡邑見所爲奉



旨建祠者不下百十數大約費省而工少制卑而局隘其  
不足以煥

綸音而壯觀瞻者所在是矣鄧君念切榮親能以一人之  
力恢弘廣大若此以視世之抱貞守節雖有子亦沉淪  
泯沒者固天所以報節母之厚而廣慶所庇瀘邑之節  
孝同其遇者亦得托几筵而馨俎豆皆君推

皇仁而錫類及之也將見春秋時祀邑大夫冠帶詣祠睹  
椽桷而念鄧君之烈於不替又僅慶今日之榮遇已乎  
夫揚母節孝也廣

瀘溪縣志

卷之十記

五十六

皇仁忠也錫類仁也予重所請合是三者而謹記之以勒  
於石俾後有所考且有所法云

義士祠記

王 奠

義士祠者盱瀘高阜魯氏祀其義士鄧景祥也元末兵  
亂魯伯遠者以其族自保時伯遠遇景祥甚厚景祥感  
泣誓以死報會有黃長私通閩光龔賊伯遠惡之賊遂  
欲滅魯氏族勢張甚不可禦危在頃刻景祥曰吾死所  
矣乃挺身直往寇壘給之曰我伯遠也戴頭來矣餘何  
罪欲屠之寇義其言卒殺景祥引兵去魯氏得不覆其



宗者景祥一死易也明成化間魯之傑曰用衡者感景祥之義倡於其族曰微景祥無魯氏矣今族繁以大業詩書而列衣冠者相望夫何自耶而景祥可弗祠遂相與立祠以祀夫人卽輕其身未肯以死予人也然不難於死而死於義之難景祥之死以報知己且全其宗視古程嬰杵臼脫孤存趙史冊傳之至今赫人耳目景祥位不列於通顯事不屬於國家其傳不傳未可知而廟食其鄉與斯土不朽則景祥雖死猶生也景祥當日之死惟知有義後之祠不祠豈其所計而用衡祀之亦自

盡夫報德報功之心而少以慰英魂於地下其亦可謂義舉正德十一年冬予過高阜得造觀祠下竊謂景祥一匹夫耳而能見道分明殺身取義凜凜然霜雪比質彼有立人之朝高爵厚祿受恩實深遇國難乃狗鼠求活恬不知恤聞景祥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夫景祥之死雖於一鄉然可使天下後世皆知所激以起忠義之心則國家綱常實繫賴之而其功固有陰被于天下者則其祠豈獨宜其鄉已也今而後將有聲其義以大其典禮者乎則景祥傳而崇義者亦與俱傳魯之族人聞予



言重有感也遂請記而鑄之石

社倉記

盧心鏡

瀘初無社穀雍正年間知縣事李侯如瑤奉上飭隨戶各輸穀不等因籍記而附貯於邑城水次之常平倉每歲夏中散之至冬入焉然鄉都距倉有三十五至七十里者往來候伺計所贏得不足抵亡失之工費又一都所發不過數十石難以遍給貧民寧貸於富戶遂置社穀不問武斷者或關通胥吏僞捏花戶名色冒領分

肥其來已久考社倉名昉於隋唐而制莫詳於朱子乾道四年建安飢朱子居崇安與邑人劉如愚請於縣及郡得賑常平倉粟六百斛後因請留爲社倉以儲之民夏受粟於倉冬出息十二以償歲小飢弛半息大祲盡蠲之行之十四年以原數六百斛還郡見儲粟三千一百石遂不復收息每石止加耗粟三升以後一鄉四五里雖凶年不乏食其與劉琦諸人講求社倉之利弊具爲條約者井列不亂論者或訾其近荆舒青苗法朱子謂青苗處之以縣而不以鄉職之以官吏而不以鄉



人士君子行之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又謂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害又甚於官府邱文莊嘗論社倉不能得如朱子者以主之又不能得如劉氏諸人者以爲之助則信乎有治人無治法而法之行必待乎其人也使瀘誠有人起而任之常平可請也息可收也粟可還而倉亦可建也朱子成法具在效已試於前人詎以稊粒之數操其簿書筭鑰於官府輾轉營度卽當賑發時而曾不及十戶之一

哉夫任天下事者非才不濟里之中百人不能得一人之才有才矣率以機智使其身圖苟不圖其身則漫無可否或推而遠之非居官有職守何爲畫然挈然營分寸以自困悴也雖然事之不可於已者半阻於人者亦半上之人能擇才而任不以繩切爲肘掣下之人相率以聽命亮其公忠服其明智不以得請而喜其寬不以少靳而怨其刻則里社之魁傑賢豪亦或出其慘怛忠利以爲斯民善荒政也



吾瀘有來鶴亭將七十年於茲矣亭何爲而作也爲來  
鶴也以鶴之來而建縣也是鶴也胡爲乎來哉凡鳥之  
載飛載集生斯聚斯而棲林巢木此其常也卽時去時  
留如雁南燕北亦其常也今鶴之來也瀘之人交相訝  
以爲昔也從無而今也創見也是必有異吾聞鶴之爲  
物也饑不啄乎腐鼠渴不飲乎盜泉則其性貞波弄霜  
毛之影雲橫王羽之光則其體潔指蓬壺而翻翰薄霄  
漢以上征則其志高其意遠麟吾知其爲仁獸也而鶴  
則因金氣而乘火精亦獨立不群焉鳳吾知其爲靈禽

也而鶴則舞應節而鳴中律亦聲聞於天焉茲鶴也其  
將與麟鳳同遊乎若夫狡兔之營窟也君子耻之碩鼠  
之食黍也勞民傷之鸚鵡之來巢也春秋異之鶴胡爲  
乎來哉我知之矣陷阱之日淡也有思去其鄉者矣惟  
鶴知機夫其樂此叢菁與網罟之倍密也有雉罹於羅  
者矣惟鶴遠引夫其遷於喬木與既不願吳都之傾市  
亦不屑衛國之棗軒是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亭之  
所以名也嘗試登亭而望其南則平疇蔓綠溪壑濼澗  
其北則層巒迥出霞倚雲飛東則峭壁懸崖才戟森列



若大覺巖凜乎其生敬畏也西則紆曲圍方蜿蜒起伏  
若九龍岡吾不知所變化也循欄周繞勝概咸在几席  
爽氣入我襟期把酒臨風浩浩焉落落焉超然於萬物  
之表而莫與極其趣者矣鶴之來也意在斯乎爲問瀘  
之人士有志高意遠體潔而性貞者乎有獨立不群聲  
聞於天者乎麟遊於郊鳳遊於藪氣類相與烝結將見  
凌風高騫唳丹墀之清響舞金閣之飛容寧以千里來  
歸嘆城郭於華表哉是亭也作於萬歷之壬午則陳侯  
葑石也修於萬歷之甲辰則馮侯未庵也歲辛巳重九  
招予同遊者則樊侯芳洲也圖畫天開目光爲絢飛鳴  
而過我者若猶是鶴也予兩人樂甚徘徊俯仰不覺夕  
陽之在山公曰鶴亭依然一官傳舍安得長遊此地耶  
請子記之迺喜而爲記

文昌閣記

林鍾秀

郭外環山寢甍中自筆架峯蜿蜒而來墩若懸印枕於  
城北曰平步山萬歷初鶴鳴其巔占以爲嘉兆及分縣  
建亭名以來鶴誌瑞也一時文武科第節義動華與宋  
之理學名儒李泰伯先生綫脉相續不替距不百年臺



榭荒頽山靈減色不無鶴去亭空之感康熙壬辰溧陽  
沈公元煉拜命來宰樂爲紳士倡鳩工庀材重新鼎建  
壯榭題被丹雘軒翔華彩式擴舊規中塑文武帝君聖  
像名其閣曰文昌士子舉送入棘闈者散劇小酌餞於  
閣中蓋山號平步取掉臂天衢之義也則天以啓其運  
地以效其靈山川展翔舞之勢風雲爲扶乘之物撫嘉  
名而迓休祥正以爲斯土重有慶也登斯閣者羣焉振  
起解衣磅礴摧陷廓清契泰伯先生之薪傳踵科第之  
事業騰輝天漢耀彩紫薇庶有以副乎閣所兆開與閣

所由名之意若夫高甍巨棟學愚引月屈戌橫波垂檻  
下之萋蘋翩樓頭之蛺蝶朝曦暮靄與疎林畦陌騫飛  
掩映長點綴城郭於澄鮮繡錯中也是亦流連光景之  
佳勝耳丹頂仙禽識微知幾必在彼而不在此也

朱崖記

傅彤

漢制朱崖郡地在南海海中產珠故曰珠崖亦作朱崖  
又曰丹崖宋纖有遠操不與世交居丹崖太守馬岌造  
其處避而不見因銘詩崖上曰丹崖千丈碧水萬尋室  
邇人遠實勞我心漢以崖制郡纖以崖著名焉盱江鶴



城東一十里許有大覺巖懸崖峻峭迤延寬敞巖前石  
山色赤而聳銳亦名朱崖吾祖卜居其下遂以崖名里  
是崖也高迥數百仞雄峯峻削柱天直上從下扳躋莫  
紀其武或謂崖有崖岸絕依傍也觀其巖厲勁挺峭壁  
杰立有特豎一方之概其位居東東春也萬物開泰又  
云斗柄東而天下知春其辰值卯卯茂也言萬物至此  
而蕃茂焉星象貪狼五行在木又得生生之理木生火  
而色轉赤詩曰我朱孔陽取其色之正也前峙筆架峯  
筆之有架相爲起伏後枕大覺巖巖虛而崖實虛能受

實而崖亦不甚處煞左逍遙樓石五鳳嶺茲崖逍遙於  
五鳳間左紫右拂而氣類不孤間嘗轟影衝霄卑俯山  
河若朱干戚舞神搖嶽瀆他若木箭蘭茝紫翠山頭赤  
豹文狸獻技巔末雲興雨集杳冥晝晦如大江揚帆飛  
龍北征詩曰鏤楣梢落濯春雨蒼翠無言續斷崖而霄  
霽天空流光罩壁赭石漾彩則又標映菁華爲高人韻  
士增幾許吞吐矣張謂云銅柱朱崖道路難言險遠難  
到也吾里平曠烟火千家東豎茲崖作樞紐非全海郡  
視爲畏途或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甚無謂至邇人遐



至斯者望崖而返

筆架山記

黃鍾鳴

余瀘東北天外三山尖巒參差矗峙秀挿宛如筆格而環向邑城晴嵐雨霧在縹緲籠罩中予里居頗近旦夕觀眺千態萬狀形家謂符叶人文予以不律爲耒耜者誠以煥乎杼藻彩摛奎翰而吐爲風雲形爲月露洋洋於山高水長之間者豈非以其筆之如椽哉則見乎飄若遊雲矯若驚龍者王右軍筆也則見夫風中檣陣中馬者米元章筆也則見夫詩中畫畫中詩變化而莫可

名言者王摩詰筆也筆之所呈極天下之虛虛實實怪怪竒竒鬼斧神工之妙皆能有以極其趣而一一躍露于毫端間彼峯竒歷落玲瓏工巧之見於架者可知已昔韓昌黎毛穎傳其爲筆譜者詳而脩蘓老泉木假山記謂中峯魁岸踞肆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峭雖勢服於中峯岌然無阿附意是殆爲筆架山寫照獨其懸於霄漢弄影烟雲間爲異耳文之工者如以珊瑚作架宋錢思公有珊瑚筆格甚變之蓋以寶物置文章几案間爲得其用也山靈有知嶽降非偶瀘人士



當有簪珥螭坳起而光大之者母或如唐荆川先生所謂以大地爲架安頓不下則庶幾矣

接龍橋記

石文器

瀘谿未啟宇縣治爲廣仁寺環寺皆沃衍阡陌也後峙一山阜瀘水過其下隔水寺枕一低阜圓秀如毬與山阜相應一日雙鶴止峙阜逾年瀘封關始知鶴之來爲瀘嚆矢初建亭其上名曰來鶴或云縣脉由茲飛渡有議橋以接龍者青烏家謂瀘脉度自東門來鶴其應山總屬陰陽形勢語耳瀘水東出環西北兩門秋冬裳可

襄春夏暴漲不啻瞿峽橋固凌涉之萬不可已者先王侯蒼嶼創建未底績以艱去郡別駕張公開若代瀘庖相砥柱弗固移根於石并墩爲五稱不拔之基未及梁而亦去李侯青蓮來益墩高之鳩材架之而橋始成題爲接龍噫嘻瀘之龍何不接於肇造而接於今何王張未就而青蓮始集成耶蓋物理必自無而有由始而繼瀘不闢則氣運終不開瀘宰非賢者嗣徽則美績終弗就王以博大張以神明至我青蓮以慈祥兼博大之施以渾厚運精明之理下車以來催科責里適而雞犬不



囂赴愬任請息而鼠雀罔闕鞭若蒲固若空衢市若掃  
幾於庭羅野狎矣而殺兄之弟長吏有疑其獄者公正  
色爭之未幾上臺駁理而案屹如山諸斷畫一未易縷  
數是豈畸慈祥渾厚而一曲者耶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王張之媿蓋兼有之接匪直龍也卽謂接瀘人續命之  
脉也可予除補建寧理官渡瀘入閩侯區一爲接龍橋  
虛一以待因題曰飛虹控鶴以橋控鶴亭而架存列侯  
利民德意不徒爲術家券也願我瀘繩繩有仁宰如青  
蓮之繼王張則瀘有津筏永渡春臺壽域間不獨斯橋

已也敢不拜而記之

連城橋碑記

白 奇

瀘邑山環水遶山崎嶇多嶺水峻急多溪如城南里許  
之關門口水橫兩岸路以橋通向之所謂橋者以柱峙  
水中編木板架其上傾側實甚崩頽亦易于於出入時  
每以易石爲念有衿林廷謨概捐已資改建石橋名曰  
連城所費數十金義也所濟千萬人仁也愛其仁慕其  
義而且以濟其橋又奚啻夫趙氏之壁爰撮數語以記

五都萬福橋記

李日彰



吾都九曲灣里名龔坊內岸高山中迴一溪爲撫建八  
閩通道誠要津也舊有木梁年深寢圯往來病之歲甲  
子予捐數十金糾衆勸爭相地形度水勢去舊址數武  
鼎建石墩架木爲梁上施椽十餘間供大士像以鎮壓  
焉未幾有竊其神像去者癸酉秋陽侯爲災橋屋悉付  
巨浪予不勝搥腕重惜前功之無成有僧億朗慈悲渡  
衆常普願力於津梁間時憇錫沛溪之梁木寺致詞招  
請敲柳募化舊址水勢頗湧擇建上流梁改用石作圓  
甕以跨其上舊墩土石或疎茲牢固密築以期堅緻高  
敞其形勢使無壅遏隄岸之路完固整齊不使或傾以  
累及於墩創始於舊七月落成於今三月名曰萬福亦  
萬福攸同之意也維時董其事者贊其成者咸勒姓名  
於石庶使往來過客知斯橋之興廢而吾都之悉力以  
底於成者非易易云耳

九都普仁寺前石橋記

盧宗臣

自生民之病涉也賴舟楫以通而山谿小澗峻急多石  
坎窞險隘舟楫莫施則有橋梁以濟其不及昔王政所  
在除道成梁皆上所有事後世惟聽下之人自爲之夫



以川原林麓藪澤中事之無與於已者引以爲已任發  
囊袂篋而毫無所繫吝者何哉誠以長途役役征夫踵  
至忽橫阻一水而不能前寧非所謂窮途乎甚而僻徑  
絕壑四顧茫茫冒涉以蹈不測者往往而有則尤仁人  
君子所惻然也邑九都普仁寺前有溪發源於龍潭魚  
崙山爲南新一邑衝途舊有木橋而架屋其上屢建屢  
圯往來者時有望洋之嘆予家任心照男心廣輩發編  
竹之願倡捐募建鑿石爲址捲石爲甕經始於雍正乙  
巳秋未告成於丙午冬初世俗偷薄巧漁橫獵常苦不  
足者固不具論而藏蓄有餘秦越相視不以一已之勞  
出而任乎人而事遂以不可爲也夫人之閱世有二其  
力者矣有二其心者矣有心無力者不能及物有力無  
心者不肯及物斯舉也或亦息波中楫水乎爰蘸筆而  
爲之記

濟美橋記

顧 彞

瀘城南走二十里豁然開朗煙火稠聚而肅整者曰陳  
坊列戶約半千姓惟魏氏以詩書世其族昔人濟美名  
里之意於斯在焉里四面環山前貫一溪襟帶而東北



流源從山導水以石激坎窪峻隘桴檝莫利循村有道  
爲瀘鄉要衝且通閩邵旰南新諸地由東北漸轉而西  
南溪隔其中不有橋以濟匪渴厲卽望洋嘆曩設木橋  
於上流用便往來予數四過之頗悉其境歲己酉公車  
紆迴山曲抵水口乃行新徑忽度橋而西折橋砌以石  
石圍爲甕廣二轡高二丈餘坦如窵如較昔之木橋頓  
異沿水岸上里許始合故道遙矚魏氏居星團雲簇龍  
偃羽張向所嘆美不置者已遠在溪流北矣予怪問曰  
斯橋胡爲乎易哉抑誰爲易斯橋者里人曰魏氏族於

斯父老子弟酬酢類仍時望野品桑麻時對案攤書史  
纍纍若若干門一室以橋故俾門墻爲行道人及窺且  
木橋數載卽腐不若石之堅固而能久故議易有諱楠  
字子良者獨肩之數月告成功予聞而壯之曰善夫斯  
橋之作也非直爲利人之津實藉爲善族之謀美可勝  
收乎事有迹不襲古而時措合宜者大都類此方諸張  
覺賢之牛橋裴晉公之梯橋其用意爲何如良誠人傑  
哉良爲人渾樸家頗豐不以紈綺珠玉貴升國學者數  
年杜門治經弗令有司得望見顏色茲乃勇於義舉足



以覘其所學矣而嗣君焯鳩工營度實承意旨而力任之聞昔乃祖銓德惠徧閭閻尊人澄學博才瞻橋路之修鼎力居多詩曰貽厥孫謀又曰繩其祖武良家有焉里名濟美橋亦因之夫何愧歟予今者行將粵矣不獲偕諸君子往來橋畔羅山水勝致而建橋之績不可以不傳緣撫數語以誌魏氏美於弗諠

桐埠新建石橋記

魏光選

桐埠離城六十里界連南邑我瀘上鄉之漕倉寄焉山勢紆迴曲折水源自石斛嶺會諸小溪流貫其間兩岸

懸濶孔道通閩廣而達建撫橋之關係爲最大我

朝順治年間真如寺僧若梅壘墩以倡之康熙庚午羅坪庵僧法治竟其功購木爲梁工成利涉已數十年迄康熙丙申冬罹鬱攸里人拾燼餘之木架水際以濟每當春夏山水泛漲老幼提携欲墮行李往來招呼無從噫嘻亦劇矣選間涉歷其地爲觸目心惻計非鑿石成梁無以福此一路而工費浩繁獨力難支爰請碧雲庵僧念水力任其事始終弗惜勞瘁經營一載而石甕告竣焉復以架木建小庵於岸側以棲息省護者內立碑二



座詳列捐資姓名數目俾與此橋並壽千古而後之取道於斯者永無流波之中阻長喜康衢之遠到矣是役也亦一念有感爲其事之所當爲與力之所可爲者至橋梁道路王政攸關博施普濟生民攸賴此當事者之責也選何人斯而敢語此哉

瀘水事畧

曾鳳儀

瀘爲山鄉每遇崇峻之處必兩溪分流稍高者溪小流近最高而橫絕者溪大流遠上鄉之山茂林石斛嶺綿亘數里一溪自藻坪歷陳坊葛家橋而合於三江一溪

自烏石踰百田而匯諸小水至桐埠達於盱之威風渡下鄉之山莫高於出雲峯一溪自石塘而下爲寒西港出金谿黃通一溪自道塘下葫蘆關歷嵩溪合佛嶺之左水過龍蔭至歐家橋會石峽珀玕之水及諸小水達於金谿之破江兩岸率皆歛巖峭壁溪中巨石峻嶒湍流轟激其自高瀉下涯磔懸數十丈下則瀨洞沉冥屨其境者體爲之栗引流灌溉而外勿利也惟瀘溪爲縣城之衝會源發於閩之鉄牛關下老鴉坑歷黃石花山界西北入瀘境乃至石陂會株槎規頭之水遶縣城西北



門西南合小溪水抵三江會佛嶺之右水過高阜滙諸  
小水出貴溪之汝口砦此水之在瀘境者無孤懸絕險  
之阻第坎窞多坻石舟楫不能入而汝口砦壘石橫溪  
進士傅彤嘗糾集予族紳士募工開濬灌油爨火以碎  
其石鑿隘摧鋒以通其塞小艇已達高阜會難作而弛  
其工後莫有繼者事遂以寢其廻遶縣城者當北門之  
襟喉爲下鄉孔道溪至此漸大廣可十餘丈濤瀾澄碧  
水亦漸渚聚又源出山中春夏之交暴雨驟漲堤岸莫  
辨先朝諸邑侯議爲橋以濟迭乘未就最後建石阜而

架木梁其上重青烏家語名爲接龍橋石玉完先生題  
以飛虹控鶴而記之後人樂於守成因循不振積久基  
壞相次傾圮乃爲木柱於上流編約透迤水際徃徃巨  
浪一至漂沒無餘入城者道路隔絕亦歷有年所矣歲  
甲子邑紳鄧觀倡爲建橋之議僧人定修領其事里民  
林仲彩饒山僧無學首捐數百金縣紳士富室及村農  
婦女各隨其資之多寡踴躍競勸於丁卯創始事經三  
年縣歷三官當供費莫支諸首事挪移展布極力經營  
跨水之工俱已粗理止近岸一堤砌石將完擬於逾月



訖功矣詎猝然大雨如霍山崩地裂橫浸滔天浮於木末而數千金之功力盡付之陽侯一虐浪中矣時己巳四月初二日也都邑之建有必興界溪一橋歷百六十年而終莫底於成事關於瀘之大者復多齟齬而休祥未迓豈瀘之氣運尚有待耶謹述之以備瀘水之紀載云

通福渡記

歐陽鐸

南城東北行百二十餘里是爲高阜曾氏世居之南爲通福津閩邵之水出焉旣廣以深而居氓與諸事事於

閩者厥爲孔道須僦舟以濟或苦於囊空且稽事宋之季曾氏諱旺者爲捐舟艤岸以待於是民便於往來行旅如歸甚有惠稱旣於津之西澹蓋屋數椽募善操者舍之以世其業給田十六畝地一畝山一嶂以卹其家而凡舟之費亦取諸是行百餘禩成化間旺之七世孫諱用衡者聚族謀曰先世給舟之產裕矣而糧稅籍戶舟子將無因而利之者乎僉曰然乃易曰曾義舟用衡之嗣君漸貢寓京師請予記其事竊謂此津歷千百載南城又稱人物傑魁寧無一義舉者而今皆湮沒無聞



蓋亦無經久之計若旺之舉可謂義而遠者矣然其產  
初籍舟子不復虞其他而卒供事不廢者夫其人豈皆  
義所激耶抑曾氏食指繁碩雖有饗夫禁不敢動則將  
來之慮豈得不過爲防易戶之舉可謂智而周者矣凡  
植家必有仁厚之澤乃可爲訓而推廣維持則重有賴  
於後人昔人義田義塚義學義倉今皆不可究竟豈其  
立法之初然哉吾重爲會氏幸也世有挾智力稱雄長  
奪倫類之便而墜其家訓者觀斯言其有所感也夫其  
有所悔也夫

三溪便濟渡記

邱惟叙

余里元坊之水發於閩者二發於山谷者一故里名曰  
三江其一自閩之光澤數十里北遶邑城蜿蜒而來其  
一自閩烏佩十里許達於瀘葛坪流十里許與城北之  
水會而瀦於里之鄧家潭去潭百餘步山谷之水入焉  
是水源近澗小於崖際甃以石梁費廉而頗堪耐久惟  
一二水會鄧家潭岸濶流湧加以春夏瀑漲橫溢梁石盡  
圯行者病之予里陸行要會東通閩邵諸郡西通金臨  
省會南通郡城黎川嘉禾北通廣信兩浙往來繹絡不



絕際此怒浪驚濤或臨流而嘆冒險以濟詎非我里人  
不以利已者利人之過歟先是予叔諱鑄者捐渡利涉  
四十餘年予族昆季體其志爲久遠計懇懇倡捐都人  
士隨力飲助構庵於潭之崖居僧以守渡且制產爲司  
造之需經始於庚戌歲之菊月落成於辛亥歲之桂月  
自是予里秋冬木梁成春夏舟楫具二水雖驚濤出沒  
稍落不時可濟無復跼縮我行李不前也因顏其渡曰  
便濟菴亦如之夫一歲之暫數人之勞百餘金之費俾  
利在千萬人千百世且積於無算非有以集議而振舉

之烏能就理乃爾耶春秋常事不書然門關廬館道路  
舟梁皆王政所先乃爲溯水道之險厄陸地之衝要捐  
戶姓名田號經營原委悉勒於石庶來者知予里村雖  
有三志則一也用是念諸君子勤勞而思保其成於不  
壞以爲川途永久之便濟焉其倡舉者予叔鑄始之今  
則特立公及象深景湖彭姓謙元行五龔姓子威季先  
予濫附焉助菴基者彭姓中和也

三溪永渡田記

譚先

瀘境行多陸道遠沿十里曰三溪爲下半鄉抵縣要衝



金臨八閩咽喉也支流會合崖懸浪湧征客苦焉每秋末里人架橋以渡迨春夏水泛拽其橋濟之以舟又以渡橋更代司理不可無人歲庚戌里中卽彭夔諸君子倡捐建庵延僧以居其爲往來計誠周且悉矣但有橋渡則必有修造之費有僧則必有食用之需非儲產以贍微論運會遷流不可以經久卽數載後難爲繼矣余家距此五十里性不耽公門事間一過之招舟子以前已耳是歲仲夏以勦纂邑乘故抵治數而假涉頗覩其創建因思舟楫擬相臣則拯胥溺救沉淪皆士君子分

內事今雖未一遇詎當前所可自盡者俱漠視置不問也昔范文正公爲諸生時以天下爲己任合方司險非周官所分設乎時余叔嶽鄧愛蘭先生壯予志曰子旣殷於是事吾爲子共仔肩之乃集紳士石君東川鄧君繼武內舅鄧炳如內侄鄧勝祖踴躍醵資買田五畝糶糧若干米若干坐地嚴坑橫路下撥入庵中永作舟楫或曰是寥寥者奚足以充繁難用然集狐成裘亦資一腋茲何不可作大衆一臂之助左氏傳有言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瀘士蔚蔚蒸蒸濟川舟楫拭目可待踵



事增華以券來者余猶憶今夏履端之望借內舅鄧子  
躍千觀燈琴堂罷歸語及渡菴田事舅嘆曰天地之運  
塞無不開自有茲溪或橋或渡時廢時興利濟者十之  
九病涉者亦居其一今初建菴渡諸公卽倡以田有其  
興之疇不樂繼時會所乘公義所奮將有大振斯渡之  
人產卽微未必不與邱彭龔諸君子同爲前茅也是爲  
記

大覺仙巖記

潘元勳

邑東多山水而仙巖爲佳客冬經其麓因晷短不及登

悵然久之今秋以公務再至將償夙志從者以山徑斗  
絕輿馬不通爲辭予曰巖前任持爲天降耶亦從地升  
耶予足自健何難躋也會傅生作興集其弟子欣然道  
前初望石笋翹然秀異如長劍倚天如金戈耀日又如  
巨靈附耳兩兩從空而下也溪隨峯轉隱見百折每折  
水必滙淺者碧深者藍再深者綠石壁有瀑布飛洒數  
百尺瀆沫濺人疑昨久之因憶飛流界道之賦是直界  
破青山矣徐凝語近實而坡公鄙之何與白香山左也  
越此則捫蘿而上或懸棧數里下臨無極或突而面壁



繩手方升嶂窮矣一嶂復抱泉盡矣一泉復注巖鈎疊  
幔轉入轉幽遇有松陰卽爲小憩鳥鳴蟬互響振金石  
空山着此乃覺更幽少焉黑雲片飛驟雨如注諸生皆  
濡予曰山靈若爲浣濯者雨止復登歷九曲之縈迴涼  
雖解而道滑如油矣絕嶺爲大覺巖虛厰可容千人寬  
者爲堂奧者爲室且而監者爲柱平面覆者爲宇靈泉  
丹竈石床石磴皆出生成面聳雲屏相對峙餘峯蹲伏  
纍纍循巖右爲小覺巖巖差小而天門甚豁城郭正里  
瞻在目前遠望海天杳然無際大抵大巖外若無所見

而中空有餘小巖外若軒朗而中不甚空夫覺無不從  
空發者也窓空則明較空則行集流沙於鐘磬則弗鳴  
矣孔子自稱空空無知至鄙夫有問兩端必竭孔子之  
空空孔子之先覺也故大空大覺小空小覺取次名巖  
類知道者傅生曰仙巖感時多著靈異樓閣輦飛燈火  
星燦鐘鼓之聲達於下方江閩趨而頂禮者歲時不絕  
迨後以妖僧燬猶及諸生肄課此中窓櫺几榻歷歷可  
數而今安在哉予曰巖以仙興以妖燬其夢覺之關乎  
物盛必衰衰而漸復亦乘除之數也盛則琳宮紺宇玉



管雲生衰則荒烟蔓艸樵歌牧笛亦復何常巖故聞寂  
人跡罕至茲與邑運俱開矣當有大覺者炳山靈而垂  
之不朽漫賦二章以廣其意頽陽催人明月在樹踉蹌  
而返更覺夕景之異是夜宿於祠中援筆而記其事

遊大覺巖記

林嘉模

邑東之山銳削而高者曰朱崖距城半舍有奇與南之  
五鳳北之筆架並峙而峭拔尤勝山麓傅氏聚族居焉  
平疇沃壤桑麻遍野其間英俊蔚起而傅彤兄弟肄業  
予門皆嗜學能文倘亦磅礴扶輿之氣所鬱積而然歟

瀘溪縣志

卷之十記

七十九

然山不自朱崖始也循而上之有大覺巖庚寅歲傅生  
兄弟讀書其中請予往遊予惟司馬子長周遊天下文  
章踈蕩有奇氣蘓穎濱亦謂文生於氣州里耳目不足  
擴見聞求天下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况吾桑梓名  
勝之區會不一至幾於頽廢負山靈矣遂拉族門人如  
兩同遊綴步徐行沿溪岸而入石徑苔滑叢條牽繫歷  
三四里漸覺山從面起朱崖適在鳥屐下平坦有田數  
畝舊建梵刹兵燬列坐少憩層折數百武則見獅蹲虬  
踞張口嘯天已達於巖矣巖形簷宇上覆下闢一門門



上下展如削弦稜者可刻詩賦方正者可題額若故留此以待人之點綴也由門以入外高而裏漸殺直三丈有奇橫十丈有奇列坐可千人橫廠明即魁蛇不入穢腐不生石鱗滴泉芳潔可愛亦靈淑之別儲也巖外一石特立雄壯號將軍石豈訶護之山靈歟左小巖名曰靜室可以息機右巖竅一穴卷曲若城甕僧舊名曰轉輪岩之西濶數千里晴空眺望但覺城郭宮室參差鱗疊瀘水斜遶如拖練長橋橫跨如虹心神爲之曠然瀘界僻壤人多安其故常使置此山于吳越之名區僧刹

道院欄檻亭榭品題粧點安在不足與黃山天目爭勝然沆瀣閒寂無車馬往來之喧廡朱門白壁之塗墜上古淳悶之氣猶有存者名流達士或取此而不取彼矣昔謝靈所至伐山通道大放厥遊韓昌黎痛哭不得下傳爲遊人韻事柳柳州諸遊記雖以寄其憤懣不平文章自足千古或者以大覺之名不知有現前實境而喃喃於寢憂夢幻是則漆園宗門旨趣不免穿鑿強作解事矣傳生其識之



大覺巖記

傅春枝

大覺巖瀘勝境也距城三十里崖壁磅礴中虛敞一巖  
軒爽玲瓏堂奧區分可措家十餘先是緇流刹表理儒  
業者假以爲山房先君子慨然有鶯湖鹿洞之想後遭  
妖燬明萬歷末年潘侯元勳雅造遊而重新之潘蜀人  
也最悉山勝爲作記備寫其境予修志獲覽欲一遊其  
地不果歲癸酉落闌放浪山水祇友策筇以往舉潘所  
記載者逐一臚而領之其上猶有遺像存越明年族兄  
若濟延予而以爲館業所始予難之旣而欣然曰巖乎

巖乎其待予乎昔嘉其景今餐其英走匡廬於腕下瀉  
彭蠡於胸懷正吾輩樂事易曰山澤通氣兩山相麗宜  
竅而覺又石爲少剛剛天德也麗於土土踈而通故能  
覺夫覺有大小亦有先後古之人有先覺者大耶小耶  
石覺不頑人覺則靈天地山川精氣所鍾則一旦豁然  
者當更有巖啟人耳山形危聳踞凌霄漢吐納噴薄變  
態萬狀時而風雨夜驚則文章之雄悍也時而烟霞朝  
飛則文章之光爛也時而虎嘯猿啼則文章之悲壯花  
香鳥語則文章之清幽也翠栢蒼松秀於前深瀾曲澗



響於下則又文章之老幹挺勁波折潑澗迴由前而談可以悟道由後而談可以論文文也道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意大覺者其覺此乎嗟乎山靈常存仙跡莫覩木鐸暫懸鼓鐘已歇後之視今不殊今之視昔日月幾何而潘公逸韻托之高山流水予也偕二三子以朝夕吟哦汲石滹之泉扳松嶺之枝煮茗瀹心尋顏溯孔較潘之登臨紀勝誠不知何如然亦一巖主人也是爲記

遊出雲峯記

潘元勳

出雲峯去邑兩舍許孤峭插天湖東郡邑多發源於此

誠鉅鎮也予來瀘四年未竟登臨之願石君玉完爲予言是峯不可不遊遊之不可不及其時春夏霧障冬則雪擁惟秋高澄爽迺與遊宜予心許之歲在戊午十月旣望予從郡歸石君遲予於嵩溪於時霜清日朗草枯石出游氛淨盡遂肅志以邁小徑從竹陰中行萬玉鏘鏘雅韻迎人瀘故多竹習而相忘也過漕水乃上小岡岡迤十里孤徑貫脊以兩人肩輿而度左右陡徧正襟危坐不敢旁視抵峯下則巖欹壁立磴道險仄并肩輿無所用之矣初上從砮子石磊磊叠如砂床銳如箭括



禹貢稱砥礪砮丹義或取此羅明德先生居山三載就石建亭今廢再躋一盤望獅子巖狎狎可畏凸而懸者似額長而垂者似鼻巨而廣者似顴張而窪者似口宛然嘯天之後貌也路斜從左旋累足隘塞從人扶掖而升百步一息百息乃達一巔上削如劍下臨萬仞愈爲悚惕時已下春雲平如堵夕陽半含赤脚相射眼光爲絢從人露頂而過畏風勁落帽也已而風果動笑曰無若龍山孟嘉又費嘲語前數百步乃憇中庵板屋數楹不避風雨徐升絕嶺謁三仙殿仙靈甚著禱祀者三時

不絕雷電歲一掃室是夜宿於殿坐語更闌以待月上而微雲掩翳未盡其致五夜促起少焉東霽爛熳彌天金鴉擁輪低徊騰躍凝脂未足比其色車輪未足比其形乃今而知陽精之暎旭有如此者下地欲曙知東方之既白而不知夜半之已紅山高月小知中天之盤盂而不知升沉二谷之數倍豈所謂天遠不如天高者辯良勝耶石君曰山有三異峯陰有泉不盈不涸供百十人未嘗竭一也左巖有風洞風從此出夏月猶盛人不  
敢近二也前崖有雷巖雷少震則雲起人或見之長如



一縷者靈靈滾滾如浮烟者時出時滅晦明相半居民  
以此驗晴雨三也僧言地水火風四大以成世宙泉水  
也雷火也風也茲山其具體乎予曰山澤通氣故溢而  
爲泉雷風相薄故竅而爲穴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又  
曰山下有雷未嘗言無神也獨怪儒者之言曰陰陽相  
薄而成雷一切燬壇劈樹舉歸於厲氣之相值無乃近  
於誣天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言無神何如言有神况風  
雷之神萬萬不無者乎然則或起於此或止於此亦何  
莫非其實然也雷穴上有戲法石二石相峙上有大石

尖閣如拳垂垂欲墮仙人石三疊而上有履迹焉鶯嘴  
石從連理洞度去前銳後寬狀如鶯嘴大抵茲山之石  
皆以臨崖險絕爲奇其中草木蒼翠多不能識惟松可  
辨而密節短絲勁若虎鬚挂如虬盤與長髯軟細者迥  
別蓋生於崖石之上飽歷霜雪老榦蒼膚自出偉態如  
綺繡之子與山澤之瞿比豐腴不及而閱歷歲年凌厲  
往代不知其孰勝尋常植者可侈口自傲於歲寒哉石  
君與予每至一境烟焰如熾僧以苦茗沃之迤邐而下  
則父老攜壺觴欣欣相慰勞各盡一觴乃去邑自范希



陽開始一遊然未盡其勝歷三紀無復有至者余兩日  
徧陟晴光盪漾又得與石君上下其議皆若有嘉遇不  
可不記其事

同潘侯遊出雲峯記

石文器

郡志出雲峯屬南城今瀘溪之二都也形脉由庾嶺折  
而東蜿蜒數百里忽飛巖奔騰隙崖懸峙挿天秀出東  
北瞰閩而信州諸山爲之枕西南眺吳楚而匡廬諸山  
爲之几其突兀連綿者三十六峯岵嶂則踞亘列則屏  
巨崖間雲氣散若烟霧漸滿布寰中昏曠而雨澤施焉

或初出似縷橫亘似練則風雷噴薄土人每以峯之出  
沒卜陰晴以雲從峯出名也又曰雲起山腰而峯出其  
上故名出雲先是南城周上人異而登焉趺坐三日夜  
思建壇而艱於取水聞雉鳴掘得泉遂卓錫焉上人故  
與近溪羅先生爲莫逆友先生來遊因止其上再歷寒  
暑稍披荆棘築室以居修真從遊者二十餘人迨先生  
去數載上人亦去之雲遊壇宇經幾燬矣予少時曾遊  
茅龕几不容膝爲是索然未徧歷也載岳潘侯來令吾  
邑縣側倚茲峯爲北障屢懷仰止不佞乘其郡旋之便



邀而陟焉峯之下斜折而東爲雷巖再下轉數十武則  
其盤石也又折而稍西從石縫間行數武爲鶯嘴石仰  
視其上巒石纍纍狀若覆壓視下則懸崖陡絕不知幾  
百仞也導行僧云此下有風洞側有闢法石則心戰股  
慄不敢往矣還至峯頭喘汗交迸下視諸山高者蒼虬  
舞伏卑者蟻封耳潘侯心賞再四以大覺巖之勝勿若  
也夫潘侯蜀產蛾眉巫峽劍閣連雲天下名勝推最侯  
固饒於山水之致者其賞鑑得非羅先生之仰契耶數  
十年以前羅先生至止數十年以後潘侯重來侯與羅  
先生遙以性地爲持贈今日之遊山靈實式憑之不佞  
爲東道主愧不能爲茲峯吐氣生色而拙樸磴固得山  
之鈍氣居多則茲峯或以予而劣也僧持簿丐序於潘  
侯廻轉而推予夫子旣未有以撥茲峯之靈以炫耀當  
時之耳目而鈍固自若也又何能以筆舌爲好事者嚆  
矢以黜綴峯中之勝概耶惟紀兩人爾日之遊賞心之  
快涉而不繫羅先生其許我否也

重建出雲峯殿碑記

朱世昌

瀘之有出雲峯縣志記之都人士習之賢豪君子遊詠



之予則未及登眺焉簿書紗帽之羈縻人也誠俗吏哉  
然有可解嘲者昔永嘉老宿云學果聞道則入山而所  
見皆道不則入山而所見皆山世之騷人韵士載筆床  
茶竈以窮名勝縑流羽客掛瓢笠瓶塵以搜林壑者豈  
曰之人何以北山之誚雲漢之譏明目未肯放過則出  
雷峯之畱以待賞也予正不甘以俗自靳山靈諒亦不  
以俗靳予矣予令瀘未匝期如溫泉牛耳象極諸峯少  
有點綴者軒車所停未嘗不過玩之憇息之豈秀拔出  
羣冠軍一邑如此峯者竟恣置不一躡屨耶益未有悉

其勝爲予告者乙酉予以艱未卽旋避兵鶴城之谿北  
日與二三素心讀禮逃禪尋梅索句偶石子叔寅過訪  
話及峯頭變幻之景業已心醉旋手出潘侯載嶽并尊  
人玉完翁偕遊詩記傳神寫照宛入山陰道中不禁眉  
飛色動曰山之以賢重也始則周上人偕近溪先生誅  
茅卓泉以肇造於前繼得兩先生披襟洒翰以暢發於  
後茲峯倡酬可謂不孤矣叔寅玉完翁六郎也世廬於  
峯麓鍾川谷之英傳先人緒於弗墜其高邁竒古則峯  
之翠峩劍削其幽邃曲折則峯之蜿蜒錯落其噴薄之



如風如雷舒卷之如霞如霧皆峯頭所有之光怪則皆  
文中所映之精華世所傳浮正真人王郭二君其盼望  
爲不爽乎不然三仙壇壝昔固委之榛莽混之土苴也  
石子雅意聿新之庀材累石構椽七楹奉以苾芻儼然  
已成招提矣而雷巖一帶山徑不下數百餘丈與其昆  
仲載芟載營俾翱翔鳥道者不苦芒棘不病蹶足又適  
傳其胸之坦夸超曠整飭潔淨則石子之風流韻藉不  
與茲峯同垂不泐耶茲石子以明經徵辟爰出而雲行  
雨施勲隆巘嶽正未可量異日功成身退踞雲峯之巔

掃仙人之榻追三先生芳躅弘闢精舍集引名流望匡  
廬五老媲美白鹿鷲湖之勝所謂所見皆道者始終不  
以俗吏笑予轉以增勝於石子也昔記成臘八之次日  
春明有約當與石子禮足三仙振衣千仞指點雲峯而  
鐫之石

遊出雲峯記

盧日新

鶴城西北有出雲峯遙揖廬山近友軍峯大覺擁其  
龍馬踞其梅嶺其祖雲林白馬其派也洵瀘一大奇  
觀哉山之腰有赤面石約高三五百丈望若一山實兩



山湊成分合高低嵯峨穿插中夾天光一片如嘯天之  
獅其吞南極銜北斗呼吸風雲變幻千端未可具狀前  
陟里許隔崖巨石如小亭隱躍青叢中可遠觀不可近  
卽途側竟石長空飛出三五丈所謂仙人橋者近是有  
雙踪左巨深截頂平曠石空仙真遺像一洞四圍雲出  
時封故號日出雲下折而東得雷巖穴深以長莫測裡  
底殷然似雷神據之稍西有碁盤石從石罅夾道中移  
數十武得鷹嘴石懸陡峭絕若徘徊審顧欲有所咏者  
更搖壁欹折而下有小竅名風洞淨而深視雷巖較圓

陰風襲襲砭人肌骨不可以久處從遊之勇者得探而  
述其狀嗟乎環瀘皆山也彼蜿蜒磊砢人多褻狎固不  
足以寓目騁懷否則巉巖險峭亦鬼怪示異令人不  
可近孰若茲山壁立萬仞其中曲折轉變層崖複澗勝  
景迭呈遊者低徊留之不能去究且凜乎可近而不可  
狎乎士生天壤畀畀者無論已倘思樹立尚以茲峯自  
期待豈曰尊秀必由天授正陵學山終不至於山也哉  
維時從遊有李子因玉質士童子三人劉子叔華叔英  
叔庚聆斯言而唯唯相與振奮屣巔就宿以觀日月之



出沒

大竺峯記後

魏 奇

山國傳山凡山不必俱傳鍾一澤焉茂弗傳矣澤國傳澤凡澤不必俱傳鍾一山焉茂弗傳矣此異以其所獨也抑不盡然有以事傳以人傳以文傳吳山未必甲杭自繪圖立馬而吳山以事傳峴山豈必魁裏自立碑墮淚而峴山以人傳此予耳食於遠者也近而洪都閣滕王又近而羊城臺擬峴制雖巨麗哉予謂登臨之下不如對明窻靜几誦王曾落霞孤鶩微風遠響增人意思

瀘溪縣志

卷之十記

九十

無窮也一臺一閣傳之盛也以文嗟夫嗟夫匡廬之勝傳天下天下以詩文傳匡廬者曷可數計及考志鴈宕者謂龍湫瀑布晴雷驟雨輕烟濛霧遠過匡廬然此傳而彼不傳何也五嶽並鎮齊州尋紀錄者五臺僅遺山一詩史炤一引遠不及恒霍諸峯又何也得非龍湫以僻累五臺以遠累哉匝瀘皆山北最出雲東最逍遙西最大竺從來數登臨者高而星辰可摘曠而雲物多幻俯視則線大長江隙濶平野螺列羣巘是皆事於借勝也至本體之奇或亦僅耳乃茲三山獨擅其神與人或



窮之穴險穿幽有彌月不足者使當要區或以事或以人或以文必有傳焉顧以僻遠屏於樵牧鮮騷客韻士過而問焉毋亦山之有遇有不遇而適逢其阨歟史遷曰巖穴之士非附青雲烏能聲施後世意如此矣

溫泉記

傳言

昔司馬子長登泰山抵龍門歷會稽探禹穴遍遊名山大川而文章日進非文章之發越於山水也以山水之竒足以開拓人心思增益人智慧如吾瀘之溫泉其最著也先人有言曰五行之性有常亦有變金性堅也而

有流金火性熱也而有寒焰木性浮也而有沉木水性載也而有弱水泉性寒也而有溫泉其常者目所經見變者人或未之遇也子朱子註沂水曰地志以爲有溫泉理或然也豈知溫泉之載於吾省通志歷有可數乎就瀘之溫泉而論發源於蒼崖湧出於石穴輕空嶺居其上牛耳泉居其旁右則竹樹參差交柯蔽日前則松濤迭奏響振林間混混不竭其流巨也大旱不涸其源深也瑩徹澄清脉絡清也杳如蘭澤甘如醇醪氣味佳也汲可煮茗活可養魚神而異也或曰惜也此泉出於



僻壤有美而弗彰使置之通都大邑柳子厚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深不且與巫峽虎跑爭奇勝乎予曰不然蘭生幽谷不以無人不芳泉溫絕壑不以無人或寒猶乎巖居穴處之士苟能淵修進德出可以定邦家處亦可以希聖哲安在不跨越古今聲稱宇宙哉况此水游泳於澗溪之中天光雲影任其徘徊日華月英憑其吞吐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於此而澡心浴德擬之湯盤可也於此而春風吟咏擬之魯沂可也進乎此者觀瀾而知其有本盈科而審其漸進在川而感逝者之如

斯則又與滄泓深碧者同其淵映而相與爲證合也若姑蘓有香溪大啟館娃之麗驪山有秀水引爲阿房之竒或使吊古者增慨司馬子長而在吾知其必取此而不取彼也雖然子長往矣當今之世豈無子長其人乎君其問諸水濱

溫泉記

鄧濬

由縣治北走五十里寺名法水古刹也寺左有石名牛耳耳竇出泉不盈不涸勺而飲之其味甘亦一竒也自牛耳左旋溯溪而上樹木陰翳交柯蔽日壁立數仞山



麓石橫折尺許濶寸許則溫泉出焉泉下爲路路下爲池方廣可半畝泉注池中雖歷寒暑熱氣不散流池外一二丈漸就冷可以灌溉解衣沐浴垢污不沉隨流而去日光穿漏遊儵間出影布池石或停或逝歷歷可數然居民取魚養於池中卽不能活說者謂寺有苦行僧感而出此泉予謂感而成泉者或計口而給或杖屨始出導引則流茲泉也如高崖瀑布飛濺珠璣又如溪水懸瀉鏗鏘有聲非井泉涓滴細微者比青烏家謂自佛塔嶺十餘里火龍奔騰至此迫而成泉故溫理或然也

讀地理志溫泉各省郡不乏然非溷濁卽硫氣難近惟香溪驪山爲佳而法水之泉清瑩澄徹中含天光味若醇醪若救飮其甘無異牛耳泉豈必在香溪驪山下然彼傳而此不傳何也大抵山水之遇視乎其人若銛鋸潭袁家渴讀其記者慨慕嘆想恨不身歷其境問之客永之人悉謂平常無奇祇以柳州之文傳予始嘆天地以山水開文人文人以筆墨名山水一經點染卽別有天地瀘邑雖屬彈丸山川勝概亦甲郡邑如大覺巖之堂楹軒敞將軍石之跨深淵兩岸而立去溫泉半里嶺



名輕空人履其上聲若戰鼓此皆有可駭可愕可記可  
畫之狀倘生通都大邑遇名公鉅儒題咏何遽翳於荆  
榛蔓草祇嗤點於野夫釣叟乎然則僻處巖疆不幸而  
不傳者又寧獨山川哉

將軍石記

許應虬

地骨雲根稟扶輿堅貞之氣者其石乎止戈戡亂鍾兩  
間果毅之英者其將軍乎宜乎石與將軍比德絜形而  
名所由來也近里石峽有石昂然嶽崎卓犖猛踞雄蟠  
屹作中流砥柱里人名曰將軍嗚呼萬彙莫非肖形天

地此獨以嶮巖峻削倅仡仡之雄是殆欲鬚眉者效兔  
置之干城而克壯厥猷乎夫冠曼胡背長劍如飛如翰  
者將軍也茲石望之峭壁莫可扳躋顧歷磴而升其頂  
坦夷可坐遊人下則有潭泓然淵涵靜深莫測底裏亦  
若韜鈴家胸中蘊十萬甲兵間嘗登眺遠岫近巒霞光  
嵐靄若五花八門燦陳几席而波謐鱗遊歷歷可數景  
物嫵美四周又如幙垂簾晃粉白黛綠翩舞於細柳軍  
前也異哉觀於斯而聳拔剛方之意勃爾以生將所謂  
當敵將衆而威怒倍者非鷹揚之佐耶泯泯然登壇而



奪幟者非萬夫之望耶勒燕然而銘鐘鼎者非偉人之  
奏膚公耶有其人吾且效米顛呼丈而拜之千秋萬世  
後更將摩崖而憑吊之母徒竒於石而弗竒於人也某  
年某月某日羣友縱坐酌此笑題而鑱諸石

將軍石漥泉記

元掄

予里溪北流數里兩山迴合一巨石巉巖峻削跨岸而  
立昔人名曰將軍石下豐上銳綠崖賺而上爲均級者  
五登其巔四山叢擁衝遏上流有吞吐一切之槩跌坐  
周覽群石獻伎有突而出者有呀而陷者或立或坐或

倚或什排疊差互罅穴透邃中竅一漥圓如小缶有泉  
內注四時不涸不溢他石蒼黑而粗泉旁石獨細理白  
色瑩淨光潤作斷齶狀亦成筆格或取置齋几其泉清  
徹底無淤濁飲之冷冽味腴而甘初勺似少減隨盈漥  
際如前書曰水潤下易曰山下出泉蓋以水涵太乙之  
中精積陰氣而成泉之所伏多於谷中山麓正出而爲  
檻仄出而爲沈懸出而爲沃皆各隨其地勢而茲漥仰  
張峭壁絕無醞釀豈石爲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雖處巖  
險而亦有精氣以丞濡歟抑星漢之英霜露之零含孕



而致此歟春夏芳濃蓬蒨蔚曉月流雲飛捲蕩漾潔  
言其德益言其容鑑言其明也滴以成其文醴以雋其  
旨也務停蓄以泓涵在我之能容也不淫泛以肆出示  
人知節也活潑與目謀閎寂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  
謀水哉水哉正不必舍此而取彼也且此石之層級開  
展如燕窩如蜂房都非頑憨死煞之物而臨流映帶松  
風竹韻魚鳥來親人翛然有濠濮閒趣獨怪予里之人  
以將軍乞乞武勇者狀之失評石家皴透瘦之真面目  
使石有知能無搔首稱屈耶昔李青蓮遊華山絕頂以

爲呼吸可通帝座恨不攜謝眺驚人句一間青天達識  
者於斯其亦枕流漱石摘孟郊賈島佳句微吟冷諷少  
沁其詩脾也

高雲塔記

曾先春

瀘治東北二十里許爲高阜地故號奧區殷殷屯屯烟  
火輻輳有溪橫其南爲瀘水滙流衷兩山間而鎖鑰全  
瀘形家謂宜累一塔以壯厥形勢且肇基文物也識者  
躡之予族世居於此諸考翼俊髦慇懃倡捐於前而合  
槩輪於後第見虛簷侵漢危頂干霄題曰高雲職是故



耳於是風鐸傳空星燈炯夜四啟戶牖吞納江山遊人  
仰穿而上周觀遠眺高原林麓平疇沃野氣象萬千時  
而錦鱗縱壑野鷺浮汀滉漾溶澗與天下上其魚塘井  
耶俄而颯颯遊耳不有梵吹飛來喞音遠落之與文庵  
乎翔巒環抱狡狴如攫曰獅山俯崖蹲踞闕虢風生曰  
虎墩若夫喬樹微吟墜露可吸則又有蕭蕭薦爽爲金  
蟬峯者矣乃如陽鳥翔豐隆斂晨馭凌阿夕照標霞晴  
光煥也萋雲黻黷密樹紛披叠障鋪青沿溪漲綠非雨  
意撩人乎至春疇而千耦其耘秋稼而百穀是刈牧笛

橫吹農歌互答直使嘹唳歷落上出重霄矣考塔之制  
建自西域法華經由旬之地涌在空中藥師然七層之  
燈不遭衆難歷劫皆爲金碧浮圖收取舍利光瑩茲塔  
鍾靈孕秀人文蔚起或爲韋肇之僧婆窣堵固宜乎覽  
勝者之目不暇給而騷人韻士之索管而賦也是爲記

鞋山埧記

會詠

一都高阜里烟火殷屯疇壤分錯平原夾於左右而小  
溪斜遶水稍低下從溪內欄砌堤埂壅水入田鞋山埧  
由來舊矣然興壞不一中更頽廢旱魃之來也一時荷



鍤負鋤輩奔逐靡寧自夜達旦爭涓滴而誼闢田間者數十年於茲也予世父與家君子目覩心惻慨然引爲已任樂捐山門口田六畝石洲田三畝按號推糧豎立鞋山柱名每歲供課外永贍陂堤修築之費而陂堤之修也惟擇一守視之人歸其田以耕之以其收穫之所入者相時爲備一石壞則理一石一土傾則增一土以故堤常完而水不涸遠近彼此俱得所灌溉而消競釋紛勞憊悉甦歲有豐稔之告是雖不能徧爲及而此夾原之田之常享其利者不可謂非培堤之功也昔孫叔

敖起芍陂而楚受其利文翁穿渝口而蜀民富饒苟能有以師其意古今時勢土地廣狹不足爲限也彼之人踵而守之推而廣之水之爲利於人者顧不大哉世父諱異撰字一元家君諱異求字一魁

勸農記

李如瑤

余奉

簡命官斯土不敢侈鳴琴之治已酉初夏循勸農令典縣治溪而西踰三江歷葉源溪南一道率由兩山之麓溪澗幽潔山鳥時鳴田隨高低鱗疊而下畛畔嫻刈無穢



莽環顧三農或墾或墪往來力作自如古云遊豫誠有以也佛嶺下爲法水里居風猶近古徐陟高巒遙見關門卓礪額鐫杜藍名里進則豁然開朗周袤數十頃覺田腴倍溪谷其易治猶前也族倚西爲前明石郡伯居第竹樹亭館流風猶有可遡回車而南指嵩溪路經鍾富邨溪流中貫兩岸疆場蜿蜒長竟里餘因駐輿阡陌間進二三農民慰撫而問之曰瀘在衆山蟠結中氣早寒播植恐後耕尚冬塊漬久則膩顧今土膏取沃者采木葉於春暮也俟芒種前後畢蒔之今秧苗已青分三

耘於五六月加然石以重培九月早獲然猶視歲之順成與否不然未云有慶也前一洲橫約數十丈縱可五分之一園如半月林木多古溪流環之余指曰是胡不田曰懼橫流也水勢高而田下非衆木堅堤春夏瀑漲卽潰圻無餘石郡伯先人購爲祖墓藩蔽者歷有年矣回顧左山竹木週遮隱列封斧意者龍耳阡乎曰是名鳳山郡伯祖景明暨倫振行數世瘞此其下腋故非祖業郡伯買而翼之凡蒸蔚者皆其家所有前度橋登鷲峯嶺卽底嵩溪古墟也盡日諮詢多方爰止龍蔭相通至



六七都平疇廣衍惜樹無桑柘闕蠶織之利民皆竭蹶  
農事聞勸課益踴躍歡呼鮮有蕪累者於是下小港取  
道稠源徘徊河洋高阜以歸因思上鄉風土諒亦不甚  
相遠然未經周歷胡可告勞第卽是以念瀘民生茲暇  
壤無甫田多稼而耕耘刈穫伺星審時培溉不一其功  
歷三時胼胝而嚴冬沍寒不輒耒耜婦女饁餉曝藏微  
瘠無寧候甚矣瀘民作苦泣斯土者幸無相漠視而以  
時巡劬勸爲緩圖也

廣仁寺記

楊 倓

雍正九年歲在辛亥余恭膺

簡命調試江西初理瀘事下車憇於城北之廣仁寺寺去邑

瀘溪縣志

卷之十記

一百

不踰半里中一溪名曰瀘水澄流泓碧襟帶寺前城臨  
隔岸而橋通焉顧瀘之爲邑山多壤少寺獨擅其佳勝  
疊巘層巒星羅棋布陰晴殊趣煙雲萬狀魚焚琅琅悠  
然與樵歌相酌答心甚樂之及檢瀘志乃知寺之舊址  
在溪之南爲後唐僕射鄧公瓌之裔孫貞孝九孃所創  
以廣孝思迨明萬歷間設立縣治營建衙署形家相度  
以爲莫善於寺基夫樹邑建都乃

皇家令典民廛尚不可攬况堂堂梵刹乎於是官紳僉議以  
郭外官地易之卽今之寺址也當是時邑諸耆舊景仰



前徽襄事赴功不日而紺宇橫流巍然與城郭相望曩  
在瀘水之南今厝瀘水之北事雖更張而名則仍舊蓋  
誌其實也余因之有感矣擬峴以魯而臺傳麻姑因顏  
以壇著瀘雖僻壤其間林壑之杳冥若出雲若大覺諸  
峯巖皆秀絕恒區時爲邑人士之所遊歷顧謝公之屐  
齒不及而其勝亦若顯若晦於人間惟此寺移建於昔  
猶巋然峙於今倘非芳躅歷久彌昭胡以沿革不朽若  
此哉今寺之中傑然雄峙者爲選佛場歷堦數武而上  
爲大士龕左爲靜室爲齋堂若干楹其右與前儘多隙

地倘貞孝後昆與邑之紳士經營而展布之規模增其  
宏麗丹雘爲之輝煌俾履境者周覽其盛貞孝之休風  
如在寧不更愉快也哉於是乎記

天堂庵記

貢生 盧必上

環瀘皆山其間矗竒巖峻翔騫而莫可名狀者所在多  
有天堂庵其一也離城南十里許地連閩界僻於一隅  
騷人韻士足跡罕到故不甚傳明萬歷間余魯叔祖建  
中公得其地鑿山開道建庵招僧豈佞佛哉亦闢佳境  
以爲後來者遊息地也迨予祖伯龍公引家君子肄讀



其地殊有心曠神怡超然物外之致歲甲午家君課予於斯予奉命擔囊陟其境鷲見山高水清豁然開朗田可贍數僧面對大覺逍遙之勝蓮石列於左五鳳排於右山後煙巒城郭歷歷如畫朝則鷄鳴天際夜則犬吠雲間仰手而斗可扳張喉而露可吸至此直不作人間烟火氣味矣昔人傳崑崙山有曾城蕙圃之勝爲諸仙屐履所寄思天堂之名意在斯乎第江州一詩滕閣一序皆賴文人有以壯山川之色矧茲峯幽雅瑰琦縱瀘山多名勝應讓出一頭地何前此竟泯沒無傳是天堂

不幸而不邁文人抑文人之不幸而不到天堂也彼棲情雲外者倘一躋而領其趣焉揮筆橫烟霧咳唾落星辰春則描雨意夏則寫雲容秋則繪月色冬則摹雪影凡耳中所聞目中所見者無非活潑天機流行無滯是猶步清虛而登金臺玉闕鬱藍堦率虛幻未足云也吾固陋且俟來者是爲記

銅岡洋演坪福興庵記

朱方中

十都銅岡洋演坪背倚芙蓉峯秀聳天表銅岡溪水繞於其前清涼山海螺雙峯以暨黎之廩山鞋山更翼而



護廣袤數十丈樹木陰翳境地清幽然其先未嘗有庵也芙蓉峯舊祀三仙壇每旱魃南新瀘三邑之民祈雨輒應峻嶺崎嶇登陟苦於喘息是坪剛在山半真如寺僧曰性朗者構小椽以憇之居無何罹回祿墟有僧堅忍携其徒惟學自廩山來芟剪荆棘建小庵名曰福興蓋有意於刹表作叢林也師徒辦苦陸續置產可飯二三僧再傳本宗本能等勢大盛附近山田俱爲庵業且擴前規堯率莊嚴遂有聲梵唄邑之官司縉紳文人韵士多造遊而留題焉歲丁酉再建數楹於麓東曰犁泥

居意以爲藏頓田具之所究亦清雅可人雍正甲辰予理舊業其廂柱月旣望偶步居中見有偈曰東坑荒闕幾經年一鑿鋤翻數畝田長啓小牕臨皓月乘空洗鉢碧雲天異哉僧也不近儒書未嘗訪學參禪而乃有斯咏其柏子西來時耶是夕夢一人清修十尺美髭髯訊之不語寤以述本宗宗謂或有神現身指示未可知予因賦二十韵夜復夢其人容與若有所適者噫嘻東坡先生泛舟赤壁羽客化鶴開戶不見其處得非此地靈秀神實依之故巔際可以祈求坪中高僧卓錫予假讀



其間塵心少洗山靈樂與予一晤耶是爲記

獅子林記

魏毅

魚鱗潭流南有獅子林禪室也庚子夏偕姪天如雜野僧課業其中罕聞人足音境絕孤寂左右峯逼甚日倏來倏去門外柏樹森森每光夕時從下窺星覺二三或更三四點忽爲風出旋爲風沒蝸繞達巔際有沸泉計口而給乃僧泰然禱請於神者諸巘崿畢羅奇麓下環山皆石高者立低者卧直者笏橫者床員而竅者爲磬方面長者爲几銳上而安若怒吼之踞於座望下而奔

若驚鹿之投於溪他若注如孟張如口筍欲參天巖可避風雨者更難累擬其狀遡流里許至魚鱗潭相傳神龍所含高崖壁削瀑布當空瞰潭中淨無一物畔有青草長可數尺俗謂龍鬚好事者拉友携爐挹水烹茗雖炎午必重衣而坐風水激石罅如聞戰鼓吾聞潛龍多在絕壑深淵而浮屠亦樂於幽棲相近以爲室固其宜耳嶺側橫半里許有黃姓村居晚烟籠數十樹客坐林間石顧人家若在霧中是又別一境也古稱山水之奇或未必踰此然名不越境惟供衲子養遺年而相與忘



之何耶大都名山佳境非人不傳幸則有高人鉅儒往來遊息托跡潛光或達官顯貴偶爾駐節後人遂指某山爲某人所賞如馬退如雲谷者實存乎地之遇耳其一經點染若別有天地改設迨親履寃不與文相符名實不副者亦徃徃而有也設斯林少煩安石之屐薄受柳州之金名流搜抉不容遁隱且工丹青者有畫擅筆墨者有詩文則勝槩豈遂不如昔人所稱也予雖竒賞既病非人又病不能文則此林之終於不傳乎嗚呼天何山無異何地無人巖居川觀不欲儕伍謝世交而泯沒終身者寧此林之不遇獨也

龍雲庵記

王吉臣

聞之彼教言佛心感應如龍翔雲起此庵所由名也予里居之右勢稍延廓舊立祠廟廟右爲漢壯繆侯祠凡以擴拱護之勢而增其形勝也祠後故有小徑闕捷者趨焉居人厭之始議建禪刹於其地於是或捐金或均力哀山麓增其幅中爲觀音堂爲香積爲丈室茶室簷阿軒翔牖闌疏豁由乙未迄丁酉而庵成釋氏因修實與勦之今戊戌又備列諸象教有力者皆樂爲不待懲



勸金碧輝煌人天靜穆曠如也庵後山爲金嶺扶擁朝  
曦迴接雲路其間林羅葱翠合沓芳馨祥霽綿幕乎壇  
宇間皆是氣也山水幽渠泛碧衆泉所會多有遊魚逐  
水而上居人沁滴乎漱玉聲中耳根幾許清淨前祠矚  
影長汝溪白野青漠漠芊芊樵謳牧唱樂以時寄此俱  
吾輩所徜徉可以屏棄塵氛肅穆精神隨感應而至者  
矣客曰龍雲斗室耳景光咫尺耳子咏矣而又記之何  
爲是侈陳也予曰不然風土者亭毒之迹善爲領會者  
雖一丘一壑一木一石皆具有直趣豈必競奇構哉善

夫穎濱子曰天下之樂無窮以適意爲悅譬飲食雜陳  
要之一飽而足又曰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何往而  
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何適而非快凡遊龍雲  
者應作如是觀是卽名龍雲之意也若其出此入彼談  
空說渺以開罪名教非所知已

西華峯記

鄧沼鱗

邑西鄙稠溪有峯焉聳峙轟突飛煙凝碧里人擬之華  
嶽名曰西華峯剏二庵祀仙佛其昉莫能譜物換星移  
昔之金碧今之塗暨也歲壬寅家君徙居鳳源距峯十



里許有僧敏高初從掛錫予素重高樸茂假廂肄業焉  
先是予從莒州往來白石崗行人遙指西華峯視之似  
培塿一堆因思太白公謂大華最高呼吸可通帝座茲  
何以妄許乃爾至是趣足登矣層累可二三里許陟其  
巔彷彿遲我於雲際方知稠溪地在平陽屢高睇視不  
得茲峯真形勝耳目曠心閒萬景憑空循東而下廬舍  
聯密門牖參差墻畫枰斜瓦縫鱗疊度雞聲於簷際出  
欹榭于篁中村落勝槩其生齒之蕃滋乎魚山遙翠林  
木蔽虧踈影籠目風拂拂以徐來襟袖爲之張起原野

一帶麥搖苗偃阡陌高下畦隴縱橫綠浪平鋪野叟牧  
童往來錯互望中若有畫意焉越庵數百步而西井里  
市廛若見若隱唐肆介途尚可指數而碑碣埏埴封塚  
纍纍撫邱墓之在卽過墟生哀君子情所不能已也若  
其屏列嶂開不舒遠目則又可以靜默置之矣山坳曲  
數折稍坦夷可列趺坐久之興未闌而夕陽西矣於是  
適意旋踵語驚棲鳥足帶流霞而是峯之景象意趣始  
一一在予領取中也噫嘻是峯也輿圖紀志所不載文  
人品題所不及前時山谿寥落花鳥空度閱歷幾何而



獨予爲山靈知己也乎昔韓昌黎登華山落鴈峯而痛哭近有李笠翁履之而高歌奇人奇致遂傳奇事固不予人以効顰抑聞太史公遊名山大川歸而文思益壯竊有志未逮也

石母傳

賀同珠

石母傅氏明河間知府石玉完先生曾孫郡庠鎮邦君之配今明經石迴瀾之母而傅明經旨言君之長女也傅君初艱嗣一女鍾愛之授以經書大義史傳故典氏能通其意明於彛常倫紀盥漱櫛緹溫清定省之儀以

孝聞女閨及父置副室氏爲嫡出嫡庶之猜嫌易起氏一本至性委蛇調護於其際由是疑貳泯而庭闈藹然相際以天和傅君爲之快心焉其相攸也有議鎮邦君者或曰庶出難爲婦傅君曰是吾兒所素嫻也能以嫡女事庶母不能以庶婦事嫡姑乎及于歸果如傅君言翁姑爲撫掌曰兒媳有此老足慰矣終養後擾於兵燹家中落氏語鎮邦君曰前人賴以不墜夫子之繼述前人者惟此縑紉業耳學殖未可以荒而生計未遂則又經營之所必及計舍故居寓外家辛勤操作併鬻粧資



求父代籌孳息迨鎮邦君隸諸生經紀之業亦漸隆起  
矣維時庶母舉二弟一妹氏爲提攜顧復如一母之相  
遜輩行而出也及歲易居移氏以禮義相投贈而恩勤  
有加二弟亦以禮誼相往還而感佩無已旣妹作淑人  
婦而其情愛懷欵猶有固結難以語人者是誠父導古  
訓所致與抑亦性生使然也迴瀾君之生亦差後踰斷  
卽致之學所以延禮名師購求書籍欵接賓朋務成其  
業者於常王陶柳間備極匠心今迴瀾腹便笥積力致  
聲譽於士林是能以副其母者副其父而不忝內外二  
祖也一日肅名刺過署出女丈鄧明經敦復所撰母事  
蹟求予爲傳昔人有云傳徵士者及其細紀名賢者撮  
其勝故爲論次賢孝大節以傳焉

邑侯陳公去思碑

邵伯悌

今上御極綜覈天下郡邑大勅吏治江右臺臣以南城  
地廣難馴請割地創邑廟議創之宜於是會薦萬載令  
葑石陳公公令萬載及考矣才猷風力足戡艱大上降  
特旨移公知瀘溪事縣新闢百具弗張公條事宜申法  
禁與民更始信在必行瀘民德之歲壬午余奉命餉邊



取道歸省一日諸父老匍匐造請曰民蒙父母陳侯休澤兩閱歲無何擢邳州守幸爲一謀永思之道語旣淚率淫淫下予灑然異更異陳侯之得父老深也因叩沾瀘狀僉曰父母非務煦煦得民者父母在瀘民固托有父母今父母去而尤知瀘民不可一日無父母也邑創尚未有城公門之外皆荒郊父母按籍授版築不數月而城成民不知有勞也嘗奉詔籍境內土田矣山川多坳僻父母身親而手籌之老猶縮首無敢出入而田尺寸不爽斯百世利也曩雖分邑南城寄庄居半編戶相

錯徵催兩難父母請從類徵而一邑之民自是無擾邑初多盜父母直窮淵藪置一一渠魁於法令民安堵無盜患子弟不習教父母乃爲章程十條期日來會諄復申曉不憚再三其旌善鋤豪杜請托之門清胥吏之弊永心玉操瑩徹終始去之日行李蕭然父母在則民悅父母去則民懷瀘之民何能一日忘父母也予羶然嘆曰鳥依於林與林忘也自去林而後思林之安矣魚依於水與水忘也自去水而後思水之樂矣若依於侯與侯忘也自去侯而後思侯之德矣雖然思其人思之迹



也思其入之心而心之思之真也蓋亦卽侯之心思之從善去不善侯之心也若善是勸不善是懲趨吉避凶侯之心也若各務其可常之業俾子孫得蒙故業而安如是則若之精神無一日不與侯相依附而侯之思德在瀘者卽千百世未已也斯無負創邑建侯意也諸父老起曰嘻微使君之言我等謂德父母不忘亦庶幾乎思父母去爾今而後知庶桑楚之尸祝良有以矣敢不顧思速肖以自附於畏壘民之後

邑侯林公去思碑記

林繼和

國家興建邑長寧析圭紆組碁布星列之爲逸豫令輿滯幽遐悉耀光明迺稱上旨瀘自開擴以來令君凡幾易而民未有瘳也蓋鷹鷂意多則刻核至而民應以不肖之心卽煦煦若陽春而撫字太過或流於狎玩嗟夫非寬嚴中運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壬辰冬東浙林侯奉命來蒞茲土行李蕭然就署惟飲水茹糞人卽訝其有清獻風迨發政批郤導窾豁如也蒿目民艱丁糧是亟乃銳意稽覈得漏脫者三百餘補足舊額餘計戶均減丁則視衆寡增損之物力民力賴以調淮南二兌夙



號厲階爲酌緩急清冒免積困大甦憫馬役久疲則力  
請加編獲允其議瀘百世家休息焉瀘土故瘠所蓄不  
豐遇歉每慮懸磬捐俸倡立義倉鄉里豪富者起而應  
之所在有備萑苻肆擾民幾不聊生設法勦懲境內外  
藉得安枕或有隔屬株連審知其爲良善多方解豁所  
全庇無算居恒飲人以和洞無城府至提衡政紀卽豪  
右不肯少假尤念興賢育才爲吏治之大立程期課會  
給饋餉親評隲諄諄勗以行誼不爲案牘少輟士各自  
矜奮多賞識於校文使者卽今科名接武其孰鼓鑄是

哉學宮新徙鄉賢文昌類缺祠以養廉之餘飭宜賢序  
徐改縣門創鼓角邑之規模蔚然壯觀三年內政彪治  
炳未易更僕數其所最關於利病者民已另鑄於石响  
濡被沐非旦暮之期也先是治未旬歲嘉譽隆起當道  
議疏優叙時士民泣留幸獲借寇洎報政復以卓異調  
士民若失慈母走院司如舊竟阨成命去之日扳卧遮  
擁不能挽乃謀所以永其歌思者問記於和和唯唯起  
曰聖賢化貸萬有而仁不尸碑何足報侯而侯亦何貴  
於碑也侯自居其爲上爲君爲下爲民者而召南之棠



益州之像畏壘之尸祝社稷以永識其勵俗磨鈍引濟  
蒼生之概瀘之人何能已已也况漢吳公治平甲天下  
他無載獨載推轂買生一事文翁以文學化蜀遂聲施  
至今侯首運瀘科多士踵起風教與瀘山川並流峙矣  
和亦安敢遜避無文而不爲之記侯諱萬梅字永魁號  
懷東由鄉進士浙之温州瑞安縣人

邑侯馮公去思碑記

上軫恤元元其於守令尤重守與民猶稍隔也令則若  
父母之於赤子欲惡焉俱然使崇鷹鷂而黜鸞鳳去之

日道路以日矧曰去思予雅重循良得鄰邑前奉議大  
夫馮公治瀘狀而異之謂宜有璽書內召不虞其思尊  
榮而去之瀘之諸君子父老三請當道借寇不遂則造  
予爲峴山之碑以志永懷瀘先未縣也上垂念新邑拜  
大夫而撫輯之誠重之也侯蒞治計便宜而次第之民  
故患盜侯倣鈔箭法得其渠魁勦之復搗其穴度村落  
遠近爲保甲法俾自相盤詰無敢容一不軌者猶虞潛  
滋各都分置捕兵傳箭巡邏刻期交箭稽驗其爲除盜  
計不遺餘力居三年長無盜患嘗慨慕三代盛化行鄉



約法五尺童子遵誦有禮讓風月進諸編氓力爲訓誨  
卽孀嫠亦每張示以節孝家喻戶曉不置慮焉舊編糧  
未均民苦坊役乃悉心都圖其僻遠者坊役俱報罷又  
糧半藩邸共圖者苦之爲調停另聚一圖其校隸歲假  
天潢匾額大索富民錢富民懼不敢問尤痛繩禁禦之  
剪境內城狐之擾立催徵之法賦納夙有耗補例銳意  
除去毫不爲濡兩造紙贖查係貧窶一切蠲貸其猾潔  
不在楊伯起下性嚴語言頓笑絕無假及親學校撫群  
黎藹如也邑中訝其渾金璞玉判訟卽以本訟坊里行

拘到卽決案無留牘且無遁情故又有播神明號者歲  
厲賚民藥歲稔賚民米粥出人遇僵屍則屬傭者瘞之  
賚之棺瀘以新造人文未著廩額減於他縣侯數詳院  
道竟開編四石爲邑士員萬禩利瀘金界載在盟府好  
事者妄起爭端屹持大議觸忌諱不少屈封域賴以定  
署牘之下捐俸資修聖殿次建城隍廟改來鶴亭懋德  
鴻猷嘖嘖在瀘陽傳誦中使考績西江寧非治平第一  
嗟夫課最弗論也竊論秉政者以民心爲依歸在昔何  
京兆之去思劉綿州之頌德羊叔子之勒石至今傳爲



盛事侯之得民如是異日稱瀘有賢宰採其實蹟載之  
史冊與何劉數君子輝映於後世又奚沾沾一時之議  
論也夫一時與後世孰久得民與善仕孰真侯其古循  
良哉竊操簡以從矣諸君子父老謂否於是咸唯唯曰  
太史之稱載懿美者備矣請以勒之石侯諱日望字見  
中號未庵浙之慈谿人由鄉貢進士

邑侯呂公去思碑記

我國家廣置殷屬其自藩臬以下罔非爲民至如撫綏  
黔黎循宇下而膏潤之則守令最上注精吏治每從卓

異阨簡僻者下璽書勞賜以繁調法至備也然而割此  
賢以置彼地此之氓不勝失怙計反成命不獲計板轅  
卧轍又不獲祇聚族而謀以貞珉蓋公道在人不容泯  
滅所從來矣呂公治瀘凡二載餘余備員惠文下業已  
傾呂公名越丙午冬歲當入覲中丞部使者列公治狀  
以聞課治最遂調首邑南城蓋余籍里也瀘之諸縉紳  
考翼走院道泣留不遂則皆造余爲紀績之請以志永  
思夫呂公蓋淵源文穆也甫燥髮樹白下赤幟已而拜  
瀘究心瀘治邑故患盜嚴行保甲條緝一二渠魁四境



安堵註誤者立剖其枉創十限催徵頑逋悉樂輸法馬  
堂收耗羨毫無濡染准解例一切釐剔遂令依期赴兌  
不似他縣漂沒部臺特獎已載政冊中居常渾金璞玉  
暨讞決長才大畧然其意歸於忠厚更始者不難轉霽  
陽煦雅慕尚范文正公以作與新邑爲已任出養廉之  
需督弟子員會課詳加品閱歷沍寒酷暑不輟齊民每  
月舉行鄉約多方曉譬老幼圍聽欣躍直指君按部寄  
取風聞他縣或事掇拾公治無豪梗亦卒不少枉以塞  
上求開溝水以啟縣秀建培龍樓以填縣脉修學宮修

城隍廟修橋梁大都實心實政矯飾不事今行矣瀘與  
南界在咫尺在南猶在瀘諸縉紳考翼於是僉同聲起  
曰昔在憲宗朝吾肝姆何文淵公守東甌政聲藉甚上  
賜陞擢甌民詣闕遮道卒至世守東甌遍膺尊秩至常  
伯幸君霜飛白簡請如何文淵公故事世守瀘陽通膺  
尊秩不亦可乎余曰命業下矣余烏能爲然如何文淵  
公世祠東甌至今有禱必應則茲碑也世紀公名與甌  
民祠何文淵公不殊且異日當事者惕公崇碣而次第  
法之瀘且世世見公不朽之精其何必於躬任諸縉紳



考翼敬諾相與劓劓而識之併爲吾南權輿云公諱應元字興之號紫庭南直旌德人由鄉貢進士

邑侯梁公去思碑記

王一言

梁君宰瀘五歷歲以治行高等擢象州守士民若失襁褓所在肖像家尸而戶祝矣復鑄石構亭以永去思亭成薦紳校士率諸父老謁予爲記予進而問曰梁君何得瀘之深也維時諸薦紳士民合詞颺言曰侯自巳酉冬蒞茲土單騎簡御劇意與民節省勞躬縮腹有寒士所不能堪者里甲供應民困極矣一切裁省竟侯任一

縷一鬻不取於民其自檢恒曰非體認絜矩二字不能作民父母瀘最病者無如南北二覓改以官解正供額費外無分秒之染平戶役豁丁口絕飛詭漏匿之弊簿書俱屬親載胥吏凜凜司曹有疲色赴愬者指摘悉中其隱罔有留滯持法不阿而常多平反稍可乘卽予以寬卹未嘗科一重罪山田之訟雖遠必臨勘戒從者裹糧束蔬以往他邑萑苻就縛蔓及本邑平民力爲昭雪藉以安枕雨暘極備齋戒徒步詣於神以失職自咎禱輒應其响濡懷摯之情真如保赤務求民隱悉協而後



卽安壬子冬當道謂侯才優理劇徙節黎川越八月凡  
訟獄者不赴攝而赴侯隨至立剖無不懾服其恩信相  
繫屬如此予曰有是哉卽萊公之清操膠東之惠愛不  
是過固宜繫士民思志不誼也夫今之仕者有二患守  
冰蘖者有矣患在乏振厲理盤錯者有矣患在厭澹泊  
梁君旣廉且慎人之難侯之易也自是入其廛者以斯  
亭爲棠陰采民風者讀斯言爲峴刻豈徒一方戴之將  
天下賢之不第今茲誦之將萬世傳之矣予故撥士民  
口碑叙次爲記以俟後之傳循良者攷焉

邑侯潘公去思碑記

石文器

邑侯潘公以萬歷甲寅冬來涖吾瀘瀘自萬歷己卯始  
基閱十有二令矣廢興相尋惟人文寢熾而他制度闕  
如也侯甫下車慨然以仔肩爲任治前禾黍變爲市廛  
郊次郵臺遷之步武酌情法之宜而鹽不苦於負販調  
競練之窾而賦不困於催科六幕風清四民日麗所最  
搃腕者庠餽未額督學使者往往嘆瀘才蔚起有優拔  
而鮮優餽無若編小者何侯精覈匿糧若干以克之此  
皆上下束手稱難而侯措之若承蜩也者持斧者以最



奏 特恩嘉賚秩滿遷吳興典司戎政信宿之後袞衣  
莫覲闔邑謀所以永侯者建亭豎碑屬不佞爲記志不  
忘也夫碑者裨也裨民而民受之益鏤肝鐫骨逾時不  
磨豈樹石之謂記者識也軫民而民洽於心寤寐思服  
無惡無斃豈書名之謂侯於瀘人固不事沾沾爲世俗  
觀也請者曰是不然甘棠詠而召伯光峴山泣而叔子  
著侯之規畫我瀘皆不朽偉伐貞珉匪足重侯侯實重  
貞珉遂併以所論書之

續志紀成

余履度

瀘溪縣志

卷之十記

一百十九

不佞承乏鶴城南閱歲餘凡山川土田民情物產未克  
周詳幸藉二三賓朋以公事至室詢知輿人疾苦亟爲  
揅弊補偏一杯瀘水數弄琴獲與諸黔黎共安無事  
之福適承 憲奉

旨修統志不遺下邑予弗克襄事是思粵稽逞牒則前令  
陳公王廷實經始之迄明萬歷癸未而止繼令梁公應  
掄嗣之止於甲寅瀘邑雖小存斯志也殆淪淪乎大國  
風矣奈遭兵燹舊籍淪亡幸石先生珂家珍藏舊本文  
獻可徵始得擊追彖蝨而考聲音披汲書而讐同異俾瀘



邑一乘不隨烟草銷沉者端賴乎此也於是偕同寅孟君吉熊學博嚴君廷訓遵

上諭拜集通邑紳士相與珥彤刪訂摘藻增華秉筆編輯則鄧先生化日傅先生金門林生軒贊成則龔先生麟標黃先生鍾鳴石先生珂林先生駿發曾先生先春攷覈叅訂始終經理則鄧生可大鄒生之震李生春華鄭生繼言暨傅生琦龔生國璽林生朝清盧生心簡李生之郁于生佑魏生邦屏林生簡臣石生映奎曾生先律邱生瑜李生元勳黃生士彥濟濟協襄用付梨梓昉於

客歲臘月越今夏四月告竣是月也孝廉林先生芳鄧先生可權公車言旋聿觀厥成予亦藉手集狐以報憲徵且使人知斗大之區彼都人士亦鳳自舞鸞自歌耳寧以一官初試遂噤弗語也爰書以紀一時共事之雅



中憲大夫直隸河間府知府石公墓表 略節

揭重熙

國家稱日戒者蓋而已已云督師某不遠其猶顧思息  
焉彰義門內內號窺觀是用踵庚戌之羞肇甲申之痛  
當是時大理左寺副臣石文器進曰歛兵城內十不便  
若簡精銳綦布諸外壯勢奮氣來勤王之師士激自倍  
內若外人心不以胸閉自廢勝敗之數判若白黑當是  
時其言果用功不必在忠肅下熙時不獲上下議論讀  
石氏家乘悲壯不已輒傳其實而更爲之表公諱文器

瀘溪縣志

卷之十

一百廿一

字伯重世稱玉完先生江右建武之瀘人瀘肇邑距今  
六十年公始以進賢發蹟生平雅慕李盱江之爲人徘徊  
故居不忍去儼奮武來者故淬志勵識恥與俗伍幼  
穎特屬對矢口輒成大父鳳崗公屬以青箱爲邑弟子  
試必雄其曹貢於廷試於成均輒冠多士己酉雋順天  
癸丑第進士高等筮令曲江政敏以武羣盜屏跡遵內  
艱歸中讒在官徘徊旣幕擢李永平侍父疾不忍赴載  
李建寧政成擢官廷尉屬是以有已已之疏當是時烈  
皇帝礪治銳精赫日破翳諸鋤奸大案公佐廷尉奏當



居多尤念書言奸宄憂在士師禮訊郊壘恥甚卿士奮  
然請簡銳出擊毋墮士武長敵算隳四方入衛之氣撫  
宋种姚故事得失鑿鑿識者咸徵公遠畧假令佩二千  
石組乘鄣逐襄必得一當不致以銅駝委諸草莽已權  
守河間公則懲往歲之敗畿南若無人加意浚隍增隄  
繕械飭衛屬羣盜不逞縱橫獻武間治兵使者弗能事  
盜露刃彀騎百十爲徒藉歸首自解襜城闔間無何公  
奮然曰縱鼠輩不治幾日不大亂亂天子畿且誰罪太  
守其殲諸不逞者以謝三輔卽不測且以身抵勿悔盜

黠甚果有陰翼煽議者賴公扼其吭潛制之擒而馘者  
纍纍畿南得無事此以元老之智若斷見之自爲政者  
已中讒罷守且待罪顧策郡備具與兵交後勢之所必  
至媿媿不休迨公去郡十五六年間卒浸以弊如公言  
使公之志究於一郡潞河以南無陲城惜也公才犀燭  
朗竟觸燼折譴歸絕口當日事猶出其餘撲妖氛於殆  
燃所謂竒山之師中丞解公以十三郡良家子及閩越  
之銳躬枹行間僅而克之則公所先事而折其羽翼者  
烈皇帝思用舊人宏布寬大環公戍籍且起用矣俄創



非常公慟哭幾絕當是時公且老間關有懼不誦其志於是遵窮谷而朱鴈旋入石室而紀名在山川之靈若豫傷公之志弗遂者夫人臣奉職無過則亦難矣若思其外圖其究宙合之成敗不出乎俛仰之間及其任職則見諸行事不徒託之空言且憂餘所載身不用矣而忠謀控控介不釋之危譽可試之策所謂去婦而周有無逐子而清晨暮地之圯者猶養百物以上諸天是可以為貞臣勸矣藉尊履厚秉政已久而卒不能計人國之安危或且以私滅公而蹙之敝獨何人哉公之爲法

吏而籌戎也足紀其爲太守而靖盜以小行其言也不愧法吏其罷太守而惓惓於將來之故也不愧太守其優游家食也略小恤而聲大義不獨無愧曩者太守之爲維古之謀人痛危約安愁思而逃觀者殆庶幾爾余旣貴公又以公子之孝思弗置也輒爲公申論大節以告夫佐廟議者若其他善政微節與世系遷除之詳具在傳中

